

再英雄吳佩孚提要

吳佩孚氏。爲我國現代唯一將才。已爲一般人所公認。本書於其以前所建之勳業。與此次出山前後之詳情。以及生平軼事。編分項別。言之綦詳。雖曰野史。實足爲他年作正史者之參考。其上卷上下兩編。以小說之筆。寫奇詭之情。尤爲生面別開。引人入勝。當能博得一般讀者之同情。

再英雄
吳佩孚目錄

上編

卷上 吳佩孚之岳陽休養

- (一) 將軍無恙……………一
- (二) 此妖夢耳……………二
- (三) 遷地爲良……………三
- (四) 詩中有畫……………四
- (五) 卽席揮毫……………六
- (六) 佳賓雲集……………六
- (七) 春滿華堂……………八
- (八) 蓬萊三傑……………九

- 九 赫然斯怒……………九
- 十 慰之憂思……………一〇

卷下 吳佩孚之東山再出

- (一) 戰訊傳來……………一
- (二) 環請出山……………二
- (三) 東山再出……………三
- (四) 舊雨重逢……………五
- (五) 就職大典……………六
- (六) 臨別贈言……………七
- (七) 諸君休矣……………八
- (八) 醉後豪語……………九
- (九) 宣示方針……………一〇
- (十) 勝算必操……………一二

下編

卷上 吳佩孚之歷史

第一章 讀書養氣時之吳佩孚

第一節 幼年勤學……………一

第二節 秋闈不售……………二

第三節 棄文習武……………四

第二章 一舉成名時之吳佩孚

第一節 反對帝制……………五

第二節 奉命出師……………六

第三節 親赴前敵……………八

第三章 坐鎮湘南時之吳佩孚

第一節 駐節湘南……………九

第二節 提倡和議……………一一

第三節 仇視賣國……………一二

第四節 規劃青島……………一三

第五節 對付外交……………一四

第六節 堅請撤防……………一六

第四章 推倒皖系時之吳佩孚

第一節 痛惡安福……………一八

第二節 保定會議……………一九

第三節 力敵小徐……………二一

第四節 大敗皖軍……………二三

第五節 請懲罪魁……………二五

第五章 規劃川湘時之吳佩孚

第一節 血戰湘軍……………二六

第二節	進據岳州……………	二七
第三節	大敗川軍……………	二八
第四節	凱旋回省……………	二九
第六章	戰勝奉軍時之吳佩孚	
第一節	反對梁閣……………	三〇
第二節	對奉計劃……………	三三
第三節	血戰七日……………	三七
第四節	大勝奉軍……………	四〇
第七章	坐鎮洛陽時之吳佩孚	
第一節	雍容坐鎮……………	四一
第二節	經營粵局……………	四二
第三節	巡閱三省……………	四三
第四節	力謀統一……………	四四

第八章	奉直再戰時之吳佩孚	
第一節	奉召入京……………	四五
第二節	軍務會議……………	四六
第三節	二次討奉……………	四七
第四節	作戰計劃……………	四八
第五節	宣布主張……………	四九
第六節	內部變化……………	五〇
第七節	翩然下野……………	五一
卷下	吳佩孚之軼事	
一	吳佩孚用計懲武夫……………	一
二	吳佩孚出獵遇遊手……………	二
三	吳佩孚絕糧得天助……………	三
四	吳佩孚戒酒絕嗜好……………	四

吳佩孚 目錄

五	吳佩孚相馬具異術……………	六
六	吳佩孚雪夜贈寒衣……………	七
七	吳佩孚單騎探敵營……………	八
八	吳佩孚受金辱使者……………	九
九	吳佩孚祝壽傲貪官……………	一〇
十	吳佩孚演說醒愚民……………	一一
十一	吳佩孚教民墾荒土……………	一四
十二	吳佩孚入夢殺奸人……………	一五
十三	吳佩孚步月慰士卒……………	一六
十四	吳佩孚酒酣譏市儈……………	一八
十五	吳佩孚解囊恤災民……………	一九
十六	吳佩孚通電詆代表……………	一九
十七	吳佩孚含冤聞警報……………	二〇

四

十八	吳佩孚失意振精神……………	二二
十九	吳佩孚逃席避說客……………	二二
二十	吳佩孚對客談時局……………	二三
二十一	吳佩孚含怒見湘使……………	二三
二十二	吳佩孚講和登兵艦……………	二五
二十三	吳佩孚揮淚斬將士……………	二五
二十四	吳佩孚凱旋賦悼亡……………	二六
二十五	吳佩孚正言拒西女……………	二八
二十六	吳佩孚嚴詞斥佞臣……………	二八
二十七	吳佩孚閒居談易理……………	二八
二十八	吳佩孚臨戰作壯言……………	二九

再英雄 吳佩孚 上編

卷上 吳佩孚之岳陽休養

(一) 將軍無恙

湘鄂接壤之處。有雞公山焉。峯巒蒼翠。林木蒼鬱。爲塵寰勝地。每當夏日。西人輒往避暑。裙屐如雲。一時盛事。迨夫金風送爽。新涼乍生。始各賦歸去。於是此熱鬧之場。一變而爲冷寂之所。於斯時焉。忽有一人于于然來。似與衆人異其趣向。不暑之避。而惟寒之是消者。角巾布服。意態蕭然。旭日初升時。輒見之於野間田畔。間遇黃童白叟。亦以笑靨相迎。有時作語問答。閒話桑麻。狀殊和藹可親。惟雙目炯炯。輒注人面目間。不稍瞬。殊令人對之。中有所懾耳。然此果爲何許人。且何爲來此。則初無一人知之。有假作解舉者。則曰。此必士之不得志於時者。畏俗世之塵囂。而來小隱於此耳。吾觀其吐屬雋雅。殆又爲文士也。或駁之曰。不然。其人外觀雖溫文爾雅。而雙目炯炯作光。豪氣內蘊。殊不類乎文士。以余度之。殆爲解甲歸田之武人歟。然此二說。終無由證其孰是孰非。則有好事者。俟其流連興盡。蕭然歸去之時。暗尾其後而偵之。度峯越嶺。竟至山巔。乃有一宏大之別墅見於前。其人翩然逕入門中去。再窺之。則有荷槍之衛士

四。守於門前。見其人入。則舉槍致禮。狀至恪恭。羣乃駭然遁。相顧而喑曰。此人大有來歷。其官階或且與城中之團長等。不然。何與團部門外之情形同。亦有荷槍之衛士駐守耶。比驚魂稍定。又廣爲刺探。始知此人之官階。甯特與城中之團長等。高出其上。且倍蓰。蓋卽名著寰宇。不可一世之吳大將軍是。其率隊上山時。乃在午夜。故山中居民。都懵然未之覺耳。至是。此消息乃遍傳於外。人咸舉之爲談助。輒額手相慶曰。吳大將軍無恙。吳大將軍無恙。

(二) 此妖夢耳

孚威之真相。旣爲人所窺破。每晨外出散步。殊不復能如前之自由。輒有頑童村婦。以及好事者流。羣馬追躡於其後。指而目之曰。此吳大將軍也。此吳大將軍也。其頑劣者。則更作戲謔之詞曰。將軍之冠斜矣。何不正之。將軍之履敝矣。何不易之。孚威殊厭其囂擾。然無如之何。則亦由是杜門不出。蚩蚩者流。於是又曲爲猜測。以爲將軍殆病矣。久之。此說始息。一日者。孚威自門前小步歸。精神不屬。爲狀殊憊。竟伏几假寐。瞬息間。此身騰空而行。逕至一處。崇樓傑閣。似曾經歷。但苦不能憶其處。頃之。始恍然悟曰。此非延慶樓耶。更睇視之。則延慶樓三字之匾額。果赫然現於前。此心乃躍躍然動。念余自奉命討奉以來。中更巨變。不與曹公相面。蓋已數月於茲。今者幸得至此。當一覲見。不知曹公近狀若何。亦如報上所載。憔悴

非復人狀耶。遂入之。歷門數層。闕焉無人。至堂中。一人兀坐其上。面目黃瘦。憔悴可憐。則卽其息息未忘之曹公也。急趨前行軍禮。曹亦已見之。卽狂躍而起。前握其手曰。子玉無恙。子玉今茲來此。特義師已至京師。欲引我出險耶。孚威方欲致答。而門外喧聲大起。似有多人奔來。旋即見一軍官率兵士十數人昂然入。厲聲向曹曰。若一靜聽國民裁判之退職總統。乃敢與外人交通耶。今已爲府中所聞。特令我來。若去。行見置若於斷頭台上耳。曹已卽欲拘之去。孚威前阻之。不聽。乃相格。終以衆寡不敵。聽其將曹繫之而去。此軍官復迴面孚威曰。我敬將軍爲當世英雄。不敢向將軍行非禮。願將軍爲國自重。自建勳業。毋庇此庸奴焉。孚威厲聲叱之。目眦盡裂。遂一驚而醒。則固一夢也。時參謀長白堅武適來白事。孚威乃以此夢告之。頗以曹之安危爲慮。白笑曰。妖夢不足憑。特將軍心有所思。幻成是境耳。行見天下一統。曹公安然脫險矣。孚威始爲意釋。

(三) 遷地爲良

孚威居雞公山者有頃。鬱鬱無聊。頗興髀肉復生之感。秘書長楊雲史知其意。乃進曰。是山隔絕塵寰。境殊清寂。乃隱士卜居之地。非所宜於將軍也。吾觀將軍居此。意殊抑抑。其以遷地爲良乎。孚威喟然曰。余亦欲他往耳。特不知何適而可。因循至今。先生其爲余策之。楊雲史曰。然則岳陽可。岳陽者。乃洞庭湖之

入口。爲湖南全省之門戶。風景旣佳。形勢復勝。而又將軍舊游之地也。將軍居之。必能左宜右有。至愜心懷。且天下一旦有事。將軍果欲起而響應。與諸雄一競短長。則爲將軍計。更以居此爲得耳。孚威曰。善。吾當從先生之言。遂離鷄公山。乘決川艦而至岳陽。泊焉。岳陽之官紳聞之。紛紛登艦謁見。表示歡迎。復有某君進曰。余儕望將軍之來。有如大旱之望雲霓。今者將軍果命駕前來。斯實余儕之大幸。已爲將軍設行署於馬巷葛應龍司令宅矣。將軍幸毋固辭。孚威領首應曰。諾。余將安居於此。與諸君晨夕盤桓。久久而不他往。衆乃歡欣辭去。孚威卽日遷入新居。其德配張夫人從焉。自後孚威每晨六時卽起。餐後小憩。卽登決川艦。乃在艦中料理公務。爲狀至形栗碌。蓋不啻以決川艦爲其衙署也。迨夫入暮。始行返廬。夕中孚威輒閉目打坐。作老僧之入定。頃之。自言道功已較前日進。能在腦中感覺特殊之狀矣。惟其狀如何。孚威初秘不肯言耳。有時公事稍閒。在艦偶爾得假。則畫竹作字。用以自遣。惟詩興已大減。不似前此之濃矣。凡此皆孚威在岳時之狀況。一代英雄。遽爾下野閒居。其生活之變化。固應如是者。足有紀錄之價值也。

(四) 詩中有畫

楊雲史者。爲孚威之秘書長。工吟詠。對於榆關一役。內部遽起變化。彌爲感憤。乃作榆關誌痛五律十章。

以誌其事。頗極沉痛之致。王摩詰詩中有畫。其此之謂矣。既成。以呈孚威。孚威循而讀之曰。六合軍需動。安危仗令公。長驅二十萬。鼓角下遼東。不以兵車力。何由衽席功。執鞭吾所願。長揖事英雄。連營七百里。一夜下遼陽。鴻雁來明月。關山入大荒。用兵非不得已。決策莫能當。指顧諸軍合。轅門馬萬行。吹角平原裏。青天萬馬鳴。關山秋月白。刁斗滿長城。豈不念妻子。其如輕死生。夕烽看未了。浩蕩意難平。兵車接昏曉。飛挽動幽州。一雁下秋塞。千人登戍樓。連檣天盡處。萬幕月當頭。風定旌旗肅。山寒水急流。再見金牌恨。中原盡失聲。前軍當勁敵。大盜劫神京。舉國今無主。何年見太平。班師萬家哭。功敗更成名。禪讓輕天下。謳歌報德殊。不聞傳舜禹。猶紀滅唐虞。盜玉書陽虎。誅心有董狐。編年斷甲子。流恨滿寰區。海角孤軍寄。男兒涕淚中。天乎非戰罪。行矣豈途窮。患難威逾重。艱危氣更雄。國人皆欲殺。豎子敗全功。繞樹飛三匝。崎嶇江海連。家山天末路。風雪夜行船。部曲中原盛。聲名絕域傳。虎牢天下壯。笳鼓洛陽邊。大難崇朝發。奇功一簣着。四民齊下淚。異族欲衝冠。忠信行無敵。春秋義不寬。奸雄羞與伍。豎子胆應寒。清剛岳忠武。繼起世人驚。當代稱師表。同舟忌盛名。一身憂國淚。萬口辨奸聲。大任先勞苦。天將降治平。讀既畢。孚威作苦笑曰。此詩標曰榆關誌痛。然則亦知此役中之最痛者爲何人乎。楊乃瞠目相視不能答。孚威則握拳透爪。遙望天末。爲狀至怒。

(五) 卽席揮毫

一日薄暮。孚威在艦。治公已畢。乃登甲板。憑欄閒眺。悠然自得。適楊雲史趨而過其側。孚威呼止之曰。楊先生。其來此。楊乃至鐵欄前。與之並肩同觀。孚威曰。如此江山。如此風景。余將終老此鄉矣。楊正色曰。將軍毋作是言。將軍一身繫天下之安危。卽當爲蒼生再出耳。寧能貪隱居之美名。而甘自放逸哉。孚威乃改容謝過曰。微先生。余之志趣將日趨卑劣矣。當呼酒至以酬先生。已而酒至。卽於甲板上設小宴。併召幕友數人至。相將入座。酒酣。孚威伸紙濡筆。興殊不淺。蓋孚威素善書。惟非興至之時。則不輕易落筆。一代英雄。其墨寶固彌可貴。自與市上粥書者。未可同日而語耳。於時。楊乃從容進紙。求孚威一揮。孚威詢曰。爲君書耶。楊答曰。然。孚威又曰。善。然則爲君書耳。言次。略事思索。卽奮腕疾書一聯曰。觀天地生物氣象。學聖賢克己功夫。卽以畀楊。楊得之。喜甚。稱謝不已。而孚威興猶未闌。復從容語楊曰。先生他日非嘗丐余畫扇乎。余當乘此興會淋漓之時。一了此宿諾。言已。卽呼從者取扇至。潑墨成畫。頃刻立成。則所繪兩扇。均爲墨竹也。復援筆題其上。一曰。君子虛心。一曰。未出土時先有節。一到凌雲時。總虛心。自後。楊對此墨寶。珍之彌至。輒語人曰。此希世之珍也。足以傳我後人矣。

(六) 佳賓雲集

孚威既退居岳陽。在表面視之。已爲退閒之身矣。實則不然。其潛勢力。固仍布滿於國中。且仍隱隱爲直系之首領。未失其控制之力。此狀固盡人皆知之。故各方遣來之代表。乃多如過江之鯽。其直系本系無論矣。卽如素有仇隙之奉系。積不相能之國民軍系。以及掌權中樞之執政府。亦均有代表派至。存問餽贈。陸續不絕。於是岳陽城中之各逆旅。爲之擁擠不開。大有在坑滿坑。在谷滿谷之勢。以視開府洛陽時。初無多讓。孚威見之。則笑語左右曰。是皆燒冷灶者。雖然。何今日喜燒冷灶者之多耶。左右有善詞令者。則從容對曰。灶固非冷。特積薪方加。氣尙未洩。故驟視之似冷耳。竇則已有一發卽燎之勢。轉瞬間熱氣薰蒸。卽將騰鍋而上矣。且所謂冷灶者。祇一二人燒之耳。今天下人皆燒此灶矣。尙得謂之冷灶乎。孚威聞言。亦爲之莞爾一笑。似嘉其善屬詞者。第仍正色言曰。今不論燒此灶者爲一二人。抑爲多數人。灶之爲灶。固自若耳。甯有絲毫變動哉。此言一出。左右咸爲心折。謂孚威誠不失英雄本色。吐詞屬語。自不同流俗耳。頃之。左右復有向孚威進言者。謂人旣以代表來。我亦當以代表往。其於尋盟報聘之禮。庶幾有合。孚威笑曰。是當待之他日。若今日者。余方閒居休養。又安用是禮爲。惟人旣向余表示親善。輒以使至。則余亦所不禁。殊未忍以閉門羹餉之耳。用是四方之使雖雲集。而孚威報聘之使。初未一遣。報載曾派某人至何處。至何處者。蓋非信史也。

(七)春滿華堂

是年七月二十五日。孚威之馬巷行署中。戶懸盛綵。門樹國旗。頗極熱鬧之致。則衆方爲孚威之德配。張夫人慶祝四十初度焉。是日百戲雜陳。代表雲集。極一時之盛事。夫以一退閒下野之將軍。而猶有此威風。足徵孚威之潛勢力仍在也。先一日。卽有人前往祝嘏。卽世之所謂暖壽者。張夫人率子答禮如儀。迨次日。孚威亦親出接應賓客。精神殊爲奕奕。直至午後。禮堂中始不見孚威夫婦之足跡。則往來酬應。彌云倦矣。故在室中小憩耳。入晚開宴。有二十師派來之軍樂隊。復有在地商會所送之舊式鼓樂一班。舊樂新聲。和成一片。聆之別饒奇趣。亦大足怡此嘉賓也。席爲西餐。乃漢口之一江香番餐館承辦者。初共備三千客。後祇用去半數。則有賓客多人。已在開席之前。興辭而去矣。八時許。鑼鼓喧天。堂戲開宴。孚威亦欣然臨觀。興至不淺。併邀在座來賓。各點一戲。孚威亦自點反昭關一齣。而岳陽張護軍使所點者。則爲劈三關。鄂省代表羅君所點者。則爲界牌關。來賓見之。不禁啞然失笑。私謂今日之關劫何多。大有過了一關又一關之概矣。特以暗諷目下之政府耶。至張夫人所點者。爲東吳招親。張護軍使夫人所點者。爲游龍戲鳳。滑稽者流。乃謂張夫人之戲。實對孚威表示閹令之尊嚴。張護軍使夫人之戲。乃調侃其夫爲一軍爺也。此雖爲一時戲謔之詞。然足爲此次祝壽聲中之一佳話矣。

(八)蓬萊三傑

孚威平生所最服膺者。厥爲關壯繆與岳武穆。其次則爲明之戚繼光與宋慶。戚與宋皆爲山東之蓬萊縣人。與孚威爲同鄉。而以孚威之爲人及勳業而言。固可步武後塵焉。岳陽亦有戚繼光祠。孚威既至是邦。特往祭之。爲典殊隆。復將祠宇修葺一新。所以表示嚮往之忱也。又上匾聯各一。匾曰「吾將私淑」。聯曰「雪國恥在四百年前。公不愧曰武」。一觀兵法於十三篇後。我曾讀其書」。聞此匾與聯。皆出自秘書長楊雲史之手筆。蓋孚威以爲茲事體大。舍楊莫辦。初不敢出之輕易耳。後聯第十字。本作「能」。字。孚威書時。乃易作「曾」字。時楊尙侍於側。見之。笑曰。將軍洵虛心極矣。卽此一字之間。可仰見將軍之謙德焉。隨又爲宋慶上一匾曰「接軫南塘」。惟無聯。孚威之部下。又以戚宋與孚威。皆爲蓬萊人。因私號之曰蓬萊三傑。及爲孚威所聞。則笑曰。余何人。何敢望二賢。今聞是稱。徒令余懷慙無地耳。

(九)赫然斯怒

孚威性至剛強。怒發時。靨色鐵青。兩目炯炯作光。其威至不可測。而犯之者。非嬰極誅。卽服上刑。輒無倖免之理。一日者。楊雲史步入孚威治公室。欲有所白。則見孚威危坐室中。怒不可遏。知必又有大事發生。所以撻之怒發者矣。不敢遽詢。輒悚然而退。私詢之人。則謂稽查處頃拿獲招搖撞騙者四人。有捏造委

員任狀擅發給人情事。孚威聞之。以與司令部之名譽有關。故十分盛怒。已命繫之來轅。將處以槍斃之罪。乃復詢此四人者。果爲何許人。則曰。此四人者。二爲下級軍官。二爲劣紳某某。蓋在當地。皆有一部份勢力者也。楊乃駭然曰。帥座乃欲槍斃某某二人耶。是奚可者。言已。卽舍去。其人不顧。倉皇奔入孚威之室。抗聲言曰。此四人雖不法。薄懲之亦足矣。將軍奚爲欲處之以死刑。孚威亦厲聲曰。是四人亂我法。故我欲以軍法從事耳。我意已決。先生幸毋爲作說客。楊仍不爲稍屈曰。我來非作說客。特爲將軍計耳。孚威詫曰。先生此來。乃爲我計耶。願聞其詳。楊曰。然則試問將軍。將軍尙欲恢復舊日之勢力乎。果爾者。則請勿殺此四人。孚威曰。是言何謂。楊曰。此四人者。中有二人。固湘紳耳。今將軍方寄跡於湘。殺之。且失湘人之望。奚論天下有大志者。甯如是乎。此余所以勸將軍毋殺此四人也。若此四人。非因此節。殺之。且有餘辜。余固初無所恤耳。孚威至是。始恍然大悟曰。余知過矣。敢不從先生之教。卽命出四人於罪。人多服孚威之能從善如流。

(十) 慰子憂思

一日。孚威方在室中。栗碌治理公事。楊雲史忽面帶愁容而入。孚威詢之。則曰。吾妻徐霞客逝矣。孚威驚曰。尊夫人遽仙逝耶。哀哉。楊先生。竟兩度遭悼亡之痛矣。楊曰。余前妻娶於合肥李氏。爲文忠公之長孫。

女逝後。遺有子女六人。霞客來。撫之有如己出。鄉黨咸稱其賢。不特余心感己也。不圖今又舍我而去。將軍試爲余思之。此後尙復有生人之趣耶。孚威亟慰之曰。先生毋然。死者已矣。先生幸勉抑悲思。姑移伉儷之情以愛國。則尊夫人在泉下亦當瞑目矣。楊乃稱謝而出。旋孚威復親書匾額以贈之。題曰。一繼母模範。一復輓一聯曰。一賢妻賢母。人無間言。怪底多情傷奉倩。一知廢知興。深明大義。可憐患難伴相如。一一旦懸之靈右。其在楊氏。足增光寵矣。楊亦自輓一聯曰。一扶病伴艱難。纏綿百日。載骨以歸。我悔詩迎黃歇浦。一。出亡淹歲月。戎馬餘生。斷腸何處。從今夢繞岳陽樓。一。蓋夫人亦工吟詠。與楊倡和甚得。是歲暮春。始迎之至岳陽。故聯中云云。宜其哀悼異常。情見乎詞也。旋東南義師起。孚威起就十四省討逆聯軍總司令之職。楊亦追隨赴鄂。帷幄運籌。殊勳克建。知必有所以慰夫人者矣。

吳佩孚上編

再英雄
吳佩孚 上編

卷下 吳佩孚之東山再出

(一) 戰訊傳來

決川艦中。孚威蟄伏亦久矣。一晨。適往甲板上散步。倚欄而立。閒望洞庭湖中之風景。悠然彌有遠意。忽履聲橐橐。一人急行而來。視之。則白堅武也。既近。足恭作禮。以一文書上孚威。且笑且言曰。恭喜大帥。時機已至。大帥出山之期不遠矣。孚威不卽視所受之文書。笑詢曰。得弗東南已發動乎。白堅武領首應曰。然。孚威小語曰。余固知其發動之期匪遠。馨遠前遣之代表。不我欺矣。且語且展文書視之。則爲孫馨遠等出師討奉之通電。上曰。

段執政鈞鑒。各省軍民長官各法團各報館暨全國國民公鑒。去歲傳芳視師江表。深感東南戰禍之慘傷。用策永久和平之大計。於是有上海永不駐兵之議。人民既歷次請求。政府且特頒明令。傳芳卽首先遵令撤兵。蓋不惟順從民意。亦以重言責也。不料我方振旅而歸。彼卽乘機而入。然猶謂少數武裝。以維持治安也。五卅案起。全國震驚。當國民椎心泣血之時。爲私人攘利奪權之舉。人民既敢怒不敢言。政府

亦熟視若無睹。使傳芳獨負言責。實無以對我東南人民。惟念國難方殷。深不願再肇兵禍。以爲苟能約束。猶可相安。數月以來。喋血販烟。騰笑中外。殺人越貨。苦我人民。穢德腥聞。衆目共見。願傳芳猶嚙齒忍痛。靜待公論。冀其自覺。乃人民日增飲泣之聲。彼凶益肆猖狂之技。視江南爲私有。竊政柄以自恣。甚至長官方色喜就任。部兵卽公然搶劫。事隔兼旬。曾未聞一申軍法。夫滬上爲東南精華所萃。友邦觀瞻所繫。時至今日。傳芳縱可忍。而士兵不能忍。士兵可忍。而人民不能忍。用敢宣言告我同志。永不駐兵之議。自我言之。當自我行之。所以順民意者在此。所以服從中央者亦在此。是用率我偏師。繳其槍械。放歸田里。惟念奉方戎兵。皆我同胞。萬惡實由戎首。今與同志連帥當世賢豪戮力同心。唯彼禍首張作霖一人。之是討。此外皆所不問。至我軍職志所在。厥有四字。曰永久和平。唯和平可以保國家。惟和平可以對友邦。見我旌麾。共求福利。邦人君子。其共鑒之。孫傳芳夏超周蔭人叩銑印。

孚威讀電既竟。笑容四溢。顧白堅武而言曰。馨遠誠可兒。大足爲吾黨張目。白堅武曰。須之須之。環請大帥出山之電。會且接踵而至。孚威微領其首。似深以其言爲然者。是夕。孚威張大宴於艦中。遍飲隨從諸人。其歡樂之狀。爲此一年來所未見。

(二) 環請出山

邇來白堅武忙極矣。各處文電之至。既多且夥。有如春山之疊疊。白則一一披閱之。擇其尤要者。呈之孚威。此固參謀長之職務所應爾也。白故嗜雪茄如命。是日正埋首於文書堆中。而烟氣氤氳。自其口中續噴出。迷濛成一大團。而此時孚威適至。爲此一片烟氣所蒙。竟不得白之所在。則詢曰。白先生。若果何在耶。白立應曰。余固在此。大帥何未見余。語次。已自座起。趨向孚威之前。併以一電上之曰。大帥視之。諸將環請出山之電。已至矣。孚威受而朗聲誦曰。

玉帥鈞座。鬚匪張作霖。橫暴久矣。舉國上下。莫不欲得而甘心。我帥悲憫爲懷。際此倒懸望救之時。仰懇慷慨出山。北向申討。爲吾顛連困苦之民。剪此元凶。傳芳等不才。願執鞭弭。以從其後。特電敦請。不盡欲言。孫傳芳。夏超。陳調元。鄭俊彥。朱熙。白寶山。馬玉仁。張仁奎。叩馬。

讀已。白復取其他各電授之。則皆各省所發。籲請其出山者。統計之。共有十四省。願孚威此時熊殊沉靜。嘿然不卽言。白乃進曰。今願擁戴大帥者。已有十四省。足徵愛戴者之衆。慨然一出。足寒彼賊之胆。天下不足平矣。且拯民水火。解民倒懸。正大帥之責。亦大帥今日事。又安忍袖手旁視哉。孚威聞言。目睖睖視。白彌露威嚴之色。已而毅然言曰。白先生之言。是我意決矣。白先生其爲我擬電。舉此旨一告有衆。

(三) 東山再出

久泊岳陽之決川艦。因孚威而聲聞天下。凡談孚威者。齒芬所及。必及是艦。則其在各艦中。誠爲一幸運兒。而在岳陽人眼中。尤視之非等閒。艦中人之舉一動。彌勞若輩之注意。輒舉之爲談助。此時忽見使者旁午。士吏栗碌往來。艦中人爲狀乃至忙。則羣相驚駭奔告。疑有變故發生。久之始刺得其實。則此蟄伏艦中。不可一世之吳大帥。將有武昌之行。且將二次出山矣。乃羣集於岸次。竊向艦中窺探。雖麾之而不。頃之。健兒數百。擁一軍官來。則湖南省長趙炎武氏。來爲吳大帥送行矣。達官貴人。巨商富賈。接踵而至者。更陸續不絕。又頃之。諸送行者咸興辭登岸。孚威憑舷送之。微揮其手。精神殊奕奕。惟面稍黃瘦耳。隨聞號砲三聲。而艦乃啓旋。卽衝風破浪。載此不可一世之英雄。重尋鐵馬金戈之生活去。晚八時。至金口泊焉。杜錫鈞。靳雲鶚。李耀庭。吳毓麟。及川黔代表。國會議員等百餘人。咸紛紛登艦謁見。表示歡迎之忱。復有中外記者多人。亦來拜訪。併詢此次出山之宗旨。孚威含笑答曰。余以受十四省之擁戴。併欲爲國家存正義。故不得不出而主持大計。初非持報復主義。亦非欲爭地盤也。以余私意言之。詩酒流連。彌適我性。卽終老於岳陽樓下。亦良得耳。記者輩復詢。對於法統之說如何。亦主恢復否。孚威則微笑無言。不卽置答。窺其意。對此問題。似尙猶豫未決。將視民意之從違而定者。各記者亦卽興辭出。翌晨八時。復由金口啓旋。十時。至劉家廟。歡迎者乃大集。統武昌之公私團體。幾無一機關不有代表派至。亦有前

此會列名發電。拒其入境者。今茲亦蝨於其中。孚威乃顧從者而笑曰。世態炎涼。良堪一嘆。前此我解甲歸田。乘艦過此。函電交馳。拒我入境者何紛紛。今茲見我重振旗鼓。誠惶誠恐。前來迎我者又何紛紛。非盡屬此輩耶。從者亦笑。竟不知所以爲答。

(四) 舊雨重逢

某甲者。供職於湖北軍署。職非機要。戇人也。及聞孚威至鄂。則面含愁容。時露慄慄自危之狀。同輩見之。頗以爲怪。詢其由。輒不答。第喏曰。大禍且至。若曹甯猶未知耶。同輩笑其爲杞人憂天。遂不復詢。時其戚周某。方任軍署要職。實爲甲之曹邱。惟以甲戇甚。平昔殊疎之不與語。一夕。周方退食自公。甲忽訪之於其私宅。追遽而言曰。大禍且臨眉睫。君猶豫暇若。是不思作引遁計耶。周頗訝其言不倫。不審意果何指。則漫詢曰。此言何謂。甲曰。君何詢爲。帥座實因孚威而起。得以專閫一省。此固君之所知也。及孚威下野。帥座既不隨之去職。又輒從一般反直者之後。拒之不許入境。此又君之所知也。今孚威既東山再出。且素以剛愎著。又安得不究前事。則帥座甯能倖免。盛怒之下。其禍或且不可測。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此二語正爲我輩今日寫照。余又安得不慄慄而懼乎。君奈何不早作計。抑賢者千慮一失。未之思及耶。周聞言。狂笑曰。子慎矣。甯有是哉。雖然。外間不明真相者。固有此推測之言矣。所怪者。君身居局中。見聞必較。

他人爲確。奈何亦愚昧至是。余今且明以語君。則帥座之於孚威。固終始服從。未嘗或貳也。當前日孚威之翩然下野。帥座並不與之連帶去職。所以爲本系保存實力計。實出自孚威之教。及從諸人之後。電拒孚威入境。所以祛反對派之疑。實則暗中保護之不遺餘力。亦出自孚威之教。凡此種種。帥座固皆奉孚威之教而行。然則又安有芥蒂可言。矧君且思之。鷄公山固去鄂境非遙。非然者。帥座果心向反對派。又甯能任孚威逗留於此至數月之久乎。甲至是。始恍然大悟曰。有是哉。余今日方豁然如開茅塞矣。杞憂之譏。其殆不免。周笑曰。是或然。今我尙有一珍聞語君。則今茲孚威來鄂。與帥座相見甚歡。握手相視。喜極幾至泣下。則二人之交期可知。蓋不覲面已有一載之久矣。甲曰。當時亦談及正事否。周曰。曾及之。孚威謂。此次出山。專爲討賊。鄂省一切要政。仍聽珩帥主持。本人不敢略加干涉。如此。則君更可安心供職。不必作杞憂矣。甲聞言。愁顏盡解。含笑辭出。

(五)就職大典

武漢爲首義之區。民氣自昔激昂。喜談軍事。此時羣衆視線。乃咸注於查家墩一隅。則以十四省討逆聯軍總司令部。赫然設於斯焉。某日之晨。汽車數輛。魚貫而至。咸止於司令部之門前。卽有一偉丈夫。自中央一車出。衣上將軍服。上懸勳章纍纍。態至威毅。同時他車中人亦爭下。悉爲糾糾武夫。卽擁此偉大夫

昂然入。門邊駐守之衛士見之。咸向之舉槍致敬。莫敢睨視。則此偉丈夫。卽孚威也。旣入。衆卽請其居中。立舉行就職典禮。儀容甚盛。禮畢。孚威卽席致詞曰。佩孚今受十四省之委托。就此討逆聯軍總司令職。旣盡我個人之天職。亦爲國家存正義。終始以之。不敢自逸。願我同袍將士。戮力同心。共完成此討賊之大業。雖僅寥寥數語。不啻當衆宣誓。其欲掃除奉系。誓不兩立。蓋已溢於言表矣。衆聞言。彌不爲之動容。亦人人自誓。決計一爲効死。隨復宣布總司令部之組織。於總司令下。分設八處。處各有長。以明責任。量才授職。輿論翕然。蓋皆直系之要人。亦皆一時知名之士也。又復以章太炎爲總參議。蔣方震爲行軍參議。章於國學夙有根柢。文治秦漢以上。素負盛名。蔣則富於軍事學。國人目爲將才第一。皆不易才也。尤稱得人之盛。由此國人知吳大將軍已再起。屬望彌殷。而孚威亦頗顧盼自喜焉。

(六) 臨別贈言

太炎夙放不羈。喜作劉四之罵座。人或目之爲章瘋子。雖以項城之雄才大略。亦不能收之爲己用。則以主義堅決。非所能移也。今茲忽爲孚威之總參議。人莫不引爲奇事。實則偶然興發。遂一爲之。初無存心耳。旋復辭此職而不就。輒語人曰。今茲係以國民參加此役。併不受任何名義。孚威聞之。亦一笑置之而已。又頃之。太炎鄉思忽動。意欲南歸。蓋離滬以來。瞬已蟾圓兩度。其閨中人固無日不作盈盈之望耳。

乃往辭孚威。孚威訝曰：先生何棄我如此之速。殆不才及左右有所開罪於先生耶。太炎笑曰：否。將軍待我至善。餘人更敬禮有加。我無間然。今茲別將軍而去。蓋離鄉已久。不免思家耳。矧滬鄂相距非遙。交通絕便。我如有所獻替。早發電午即可至。不亦與日侍左右者無異耶。孚威曰：是亦佳。先生且歸。我亦不久欲南下耳。太炎復進曰：今茲且將小別。敢援臨別贈言之例。爲將軍進數語。將軍亦樂聞之乎。孚威曰：善。願聞明教。太炎乃曰：將軍此次出山。乃爲國家存正義而出。非有他圖。而議員數輩。輒以法統之說進。此實足以失民心而誤將軍者。願將軍其弗輕信之。鄂與豫爲鄰。如能聯成一氣。可收指臂相助之效。宜速打通道路。以謀軍事之進展。如其不能。則請轉而至甯。石頭城龍蟠虎踞。爲歷代帝王之都。進可以戰。退可以守。足定大計焉。亦維將軍圖之。孚威聞言。爲之首肯者。再曰：先生之言。開我茅塞。我將惟先生是聽。

(七) 諸君休矣

直系敗後。曹錕被軟禁於延慶樓中。向之八百羅漢。卽選曹錕爲總統。被人呼爲豬仔議員者。一時如失其主人。所謂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者。其紛亂之情形。彷彿蓋似之。不圖消聲匿跡。方及一年。而霹靂一聲。東南發難。直系復有捲土重來之希望。若輩亦如絕處逢生。爾時之得意。蓋可知。未幾。孚威東山再出。設討逆軍總司令部於鄂。則更彈冠相慶曰：老總雖未能卽出。孚威固吾黨之首領。足以卯

翼吾儕。不致有廢棄終身之虞矣。吾儕其各興哉。於是在京津。在滬上。以及在各地之議員。或舟或車。紛紛以武漢爲集中點。而張英華者。亦直系之要人。以善能理財著於世。更從而存撫之。餼養之。絕大之集合。遂以成。聲勢彌甚。然孚威終不以若輩爲然。視之蔑如也。一日者。此輩議員三五人。往謁孚威於總司令部。罄折作禮。狀至足恭。願孚威高坐堂皇。熟視之若無睹。俟其禮畢。徐曰。若曹何人。則僉自承爲議員某某。孚威厲聲曰。嘻。君等均爲議員耶。今茲爲軍事時代。殊無需於君等。又何事過我者。且我直系前日之敗。實受君等之賜。甯遂忘之耶。嘻。諸君休矣。毋再相勦。衆乃慚悚而退。斯時領袖八百羅漢之吳景濂。亦由東返棹。折而之漢。欲一見孚威以伸其說。願畏孚威之嚴。恐將餉以閉門羹。殊徬徨有所未敢。則倩孚威近側某君爲探意旨。某君乃乘間言曰。蓮伯邇來亦在此。欲一瞻仰顏色。不審帥座亦許之否。孚威曰。蓮伯乃欲見我耶。特又欲一逞其詭辯耳。實語若我。殊不願有此本家。今後請其毋復相勦。言時。聲色俱厲。某君乃噤若寒蟬。不敢再有所言。退語景濂。亦爲之徬徨終日。頃之。始得一見。而其說終不得伸。一般法統派之議員聞之。莫不嗒然若喪云。

(八) 醉後豪語

酒色二者。在常人犯之。或引以爲大病。蓋世英雄則不然。反足陶冶其性情。故英雄初不諱言酒色也。孚

威於色無所嗜。特嗜酒如命。決川艦中飲酒賦詩。傳之數矣。迨軍興以後。二次出山。恐誤戎機。乃決意戒酒。涓滴不進。顧酒人之於酒。初非可以須臾離者。離之則神昏智亂。中心皇皇。如有所失。百事均難措置。裕如矣。此狀孚威亦微覺之。第遽欲開戒。則言殊未順。將爲部下所笑。故因循未果。一日者。電訊傳來。徐州已下。孚威乃顧左右而笑曰。今日可以暢飲矣。卽於司令部內。廣開慶祝之宴。一時直系要人皆列席。孚威左觥右爵。樂殊無藝。不覺酩酊大醉。乃狂笑而言曰。當我去歲退駐岳州之日。舉世之無論同黨與敵黨。僉謂我必有再出之時。此不過暫行休養耳。今者不出所料。未及一年。余果再出矣。試問諸君。余果何所持。而得世人如是之信仰乎。於是有謂將軍韜略高者。有謂將軍智謀卓者。紛紛紜紜。各致諛詞。孚威頻搖其首。徐笑曰。皆非也。余固韜略不如人。智謀不如人。所持者。惟此不要錢。不要命。六字耳。今敵方中。或有不要錢如余者矣。然畏葸退後。自惜其命。士卒因之離心也。亦有不要命如余者矣。然嗜貨貪財。不恤人言。部下因之解體也。此若輩之所以終不能集事。而余之所以不致終失敗。必當再起者。盈虛消息。悉具於斯。諸君其亦然我言乎。衆聞之。乃同聲言曰。將軍斯言良當。卽我輩之所以甘効百死。而不願舍將軍以去者。亦以將軍不要錢。不要命。迴不猶人。足建勳業耳。孚威是日乃樂甚。卽席賦詩數章。

(九) 宣示方針

孚威自就討賊聯軍總司令後。各報記者往訪之者甚衆。一日復有大陸報記者往訪。孚威接見時態度殊爲謙和。曾與之作冗長之談話。孚威曰。余於籌劃軍務之餘。第一縈我心懷者。卽爲攷慮救濟鄂豫兩省災民事。蓋余自去冬下野後。其發出之第一個通電。卽請國人救濟豫災。先生當猶憶之也。及抵漢之後。復得鄂省災情報告。雖因財政窘迫。未能撥款救濟。但已盡力設法。終不使鄂人之困苦益甚耳。孚威又曰。余今茲決不以被災人民之饑。與奉張交戰。亦不採取奉方在直魯等省之籌款方法。剝奪貧民生計。或勒索商人捐款。此言蓋出真忱。可誓天日。先生徐觀其後可耳。記者乃問。將軍對於政治上改革之意見如何。孚威曰。前者戎馬半生。殊未遑計及此。自去冬退居岳州後。輒一靜思之。始知家庭爲國家之最小本位。欲言改革。非先從家庭入手不可。然後由一家而一鄉。由一鄉而一縣。由一縣而一省。爲事固不難耳。故將來事定之後。當於地方行政。較爲注意。如建築馬路鐵路。振興工商。整理財政等是。而第一着必先令人民安居樂業。無盜匪之患焉。旋又謂一省財政問題。若能得正直之士以管理之。並不十分困難。卽如能將地租整頓。卽可供一切行政改良。與給養軍隊之費。故今日中國之問題。祇須有適當之人。以適當之方法解決之。並非全無辦法也。末謂余於未來之方針。此時殊不欲多談。蓋以空言示人。不如見之於行事。惟余之信仰。則確切不移。一有機會。卽當將此改革中國之新方針。一一見之實行。今茲

應各方之請而出山。亦欲將國中一般擾亂和平者掃除一盡。而爲未來之昌盛時期。預闢一途徑耳。言時神采煥發。兩目炯炯作光。彌含樂意。似於所持之政見。彌有把握者。大陸報記者至是。亦卽興辭而出。

(十) 勝算必操

總司令帳內壁上。張有一絕大之地圖。圖與外間尋常所製者略異。蓋一軍用地圖也。孚威時取紅筆。加標識於其上。然非參預機要者。不能識其用意所在。且亦非參機要者。不得見是圖。有一孚威近側之某君。爲余舊識。余曾詢之。某君承有其事。第曰。此事有關機密。不能爲君詳言。第有一小節。頗有奇趣。不妨一言之。則圖中四川一省幅員內。標有一十字。鄂境內則標一八字。湘贛兩省。則所標者一爲二。一爲三。而蘇皖兩省。則合計爲七。至浙江則標以一五字。凡此頗近神秘。君亦知其用意所在否。余謝曰。固不知也。君爲我言之可矣。某君乃曰。此蓋計算討奉軍之兵力耳。四川有楊森部衆三萬。袁祖銘部衆四萬。其他小部分加入者。亦在三萬左右。故標一十字。鄂省則劉鐵珊。盧貢庭。王都慶。寇英傑等四師。均已加入討奉。復益之以孚威由湘帶來之馬慎堂一部。及衛隊六千人。共計在八萬人以上。故所標者爲八字。湘省則已派唐生智。唐榮陽所部之兩師。開至岳陽華容。贛省則已派鄧如琢之一師一旅。及閔紹唐之全師。進取安徽。加入前線。此所標之二字及三字。卽計算兩省兵力之符號也。蘇皖方面。則有齊燮元舊部

四萬餘人。馬聯甲王普舊部三萬餘人。均已加入前線。此所標之七字。蓋合兩省而約言之矣。至浙江標以五字。則孫馨遠共有勁旅五萬人（三師兩旅）克江甯。下徐州。頃方轉戰魯境。具有如火如荼之勢焉。間嘗計之。討奉軍之兵力。蓋在三十五萬以上。聲勢不可謂不大矣。余曰。以此大軍。前往討奉。勝算可操。固不待言矣。顧此標識。孚威果於何時爲之者。某君曰。此則爲一日薄醉之後。目炯炯注地圖。而戲爲之者。蓋行軍計畫。孚威固無時不在念耳。惟當時知此事者殊尠。除余及某中將適侍左右外。初無第三人見之也。

吳佩孚上編

一四

再英雄 吳佩孚下編

卷上 吳佩孚之歷史

第一章 讀書養氣時之吳佩孚

第一節 幼年勤學

語云。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又云。英雄何論出身低。此兩語。惟前直魯豫巡閱使孚威將軍吳公佩孚。足以當之。吳公籍隸山東蓬萊縣。幼失怙恃。門庭衰落。賴兄嫂撫育之力。得以長大成。人。兄名子瞻。黑籍中人。家非素封。有此阿芙蓉癖。坐食山空。歲月蹉跎。時形拮据。乃爲生活計。設一小肆於蓬萊城中。覓蠅頭利。以贍身家。時值德宗初年。魯省交通之便利。雖無今日之盛。而地當要衝。自南至北之名利客。類皆假道於尼山泗水間。因此設肆於市。謀小本營生者。得以藉沾升斗。蓬萊雖非繁盛之地。而市廛熱鬧。行旅往來。幾堪與濟南相埒。子瞻由是生計稍充。而佩孚已屆入學之年。乃往肄業於東隣某氏義塾。執教鞭者。爲一無學識之村學究。皋比之威嚴雖足。而教授之精神毫無。佩孚廁身其間。日與一般頑固兒童。爲伍。懊悔特甚。一日。塾師因事外出。羣兒咸離坐嬉戲。一室喧嚷。惟佩孚兀坐讀書。目不他顧。心不旁鶩。

羣兒嗤之以鼻曰。吳家子殆癩者耶。趁此獠猴王不在室中。吾輩正可爲娛樂計。奚爲孜孜矻矻。自苦若是。佩孚置若罔聞。勤讀如故。未幾而塾師歸矣。羣兒未曾窺見。猶在遊戲。塾師大怒。各加責罰。而溫語慰佩孚曰。惟子鶴立雞羣。不與羣兒同流合汙。自是可造之才。從此教授之間。特加注意。傾其腹中所有。盡力授之。雖不足云良教師。而吳天資聰穎。又刻勵自矢。固能舉一反三。聞一知十。不數年間。學業大進。年屆十齡。已能抽其三餘之暇。爲乃兄登記賬目。偶或代書信札。其措辭之簡潔。字跡之勁遒。雖成年之人。亦無以過之。先是。子瞻亦曾面壁十年。旋因沉溺煙霞。家計窘迫。故於文墨之道。頗有見地。今見佩孚年幼才高。私心竊喜曰。吾弟狀貌魁梧。資質聰穎。苟有良師。爲之循循善誘。得寸進尺。造就正未可限量也。

第二節 秋闈不售

舉子之業。自明迄清。相沿成習。一般青年子弟。咸皆束縛於八股之中。窮年兀兀。造成書蠹。一語夫天文地理。聲光化電之學。皆瞠目結舌而不能答。是實因風尚所趨。其時居高位。擁厚祿者。莫不從古紙堆中得來。語云。黃卷青燈。今日果然辛苦。紫袍玉帶。他年何等風光。可作遜清時代士人之座右銘。不料大名鼎鼎之吳公佩孚。少年時亦曾受此道之束縛。是固不能爲佩孚咎。蓋當時欲求聞達。必由是路。非此難覓進身之階。佩孚既具異稟。不甘放棄。子瞻友愛之心。素篤。見乃弟造就可期。何忍坐視。於是爲之訪名

師專攻章句之學。美玉懷石。得此匠人雕琢。光華吐露。自然月異而歲不同。蒸蒸日上。幾有一日千里之勢。三年而成。詩賦文章。迥出儕輩。某歲姚丙然督學山東。其師謂佩孚曰。予年老邁。僅青一衿。十試秋闈。均落孫山之外。殆命也夫。今爾之課藝。有筆有書。當行出色。及鋒而試。青紫如拾芥耳。曷往試之。亦可爲我一吐氣也。佩孚曰。弟子幸入門牆。時沾化雨。階前小草。得欣欣然有向榮氣象。本擬入場一戰。以圖僥倖。今承吾師面諭。愈壯弟子膽略矣。屆試期。佩孚入場觀光。文藝推全場之冠。姚學政閱之。擊節歎賞曰。此藝措辭老當。有豪氣流露於字裏行間。將來必非凡品。榜發。列諸案首。復試。適患病。草草完卷。遂以第十七名秀士入學。頭場試藝。經同案某君借閱後。一般士子爭相鈔錄。幾使洛陽紙貴。當時合邑之人。亦無不聞而欣慕。望而敬仰。由此推之。宜乎步蟾宮折桂。聯捷成進士矣。無奈學有專長。藝無兼擅。平素窗下所習之課藝。乃師爲投小試計。都屬虛小搭截之題。至於章節大手筆。向未研究。故兩試秋闈。均不獲售。佩孚深以爲耻。下帷攻苦。專習秋場課藝。日晷苦短。夜以繼燭。至精神疲倦時。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絕不知痛。蓋全神貫注於書籍間。心無二用。失其知覺也。勤習三年。再下秋闈試。果由房官薦卷而爲堂備矣。旋以額滿見遺。佩孚鬱鬱而歸。語其兄子瞻曰。向憎房師無目。珠玉見遺。合當屈宋作衙官。今堂備而不售。殆又文運之不開歟。

第三節 棄文習武

佩孚固非常人也。具有非常之才。無奈時機未至。鬱鬱家居。徒抱非常之志。莫建非常之業。蝮伏牖下。咄咄書空。嘗歎曰。顧亭林有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當此朝政廢弛。強隣逼視之秋。賠款於列強者數百兆。割地於東隣者數千里。而覺羅氏之英雌。猶昏昏憤憤。肆情娛樂。以軍備之要需。供園林之建築。以致中東一役。吾國海軍一敗塗地。但際此國步艱難。草昧英雄。躍躍欲試者不可勝計。默察時局。不久必有強。大變更。所幸錮人智識之科舉。已奉明令廢除。大丈夫具此昂藏七尺身。當謀救國圖強之道。焉用是尋章摘句爲。至於重文輕武。雖屬吾國之習慣。然歷觀往史。凡屬扶危定傾。旋乾轉坤之豪傑。大半出於披甲執胄之人。識時務者爲俊傑。奚必爲此惡習所限。被文明先進國所訕笑耶。旋悉保定有武備學堂。其中課程爲全國各武校之冠。乃摒擋一切。投入肄業。飽學之士。有志習武。造就之速。迥出尋常萬萬。監督教員。莫不器重之。有志者事竟成。迨屆畢業。名列最優等。軍事學識之優長。不言可喻。出校歸里。面欣欣有喜色。以爲文弱書生。忽變而爲愛國軍人。從此可以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揚眉吐氣。指顧間耳。詎知世風澆薄。人情詐僞。苟無奧援。縱有傑出之才。要難顯揚於世也。佩孚畢業之始。興致勃勃。以爲胸中抱負。從此可以大展厥長。豈意守株待兔。賦閒無事。鬱鬱久居。難安家食。乃往謁中班教員。靳翼青。面求汲

引。時適王士珍奉命提督江北。往靳宅辭行。靳卽以佩孚薦。官場慣例。屬員之位置。視薦引人之高下而定。斯時靳名不甚顯。士珍雖允之。不過敷衍面子而已。乃命爲差遣官。庸庸無所表見。而佩孚絕不爲嫌。終日勤於供職。能先事承旨。奉令惟謹。所辦之事。無不恰如人意。由是士珍漸信任之。旋升任傳宣之職。及士珍丁內艱。卸任去。佩孚隨之俱北。斯時士珍之待佩孚。愈加器重。非若初遇時之落寞也。己因丁艱而賦閒。審知佩孚境况艱困難守。乃轉薦於吳祿貞。時祿貞得錫良密薦。充第七鎮統制官。新軍將才之第一人。佩孚投其麾下。爲標本部二等差遣官。又服祿貞將才之傑出也。更請執贄爲門下士。祿貞素以甄拔賢才爲己任。今見佩孚少年英俊。有志問業。欣然允諾。常循循教誨之。閱一年。獲益非淺。蓋佩孚之軍事學識。卽於此時植其根矣。

第二章 一舉成名時之吳佩孚

第一節 反對帝制

民國四年。袁氏聲勢極盛。民黨分子。南五督去職。衆議院解散。孫文黃興輩。咸作海外逋逃客。袁氏趾高氣揚。大有四海底定。功在社稷之想。復經楊度輩。從旁慫恿之。於是昧焉不察民心之向背。又欲易民治而爲君主。孰知洪憲之年號方頒。而蔡鍔已誓師雲南。首先反對。其時佩孚爲第三師某營營長。隸屬曹

錕麾下。錕本洪憲功臣之一。特升虎威將軍。入川平難。稔悉佩孚得祿貞之薪傳。位雖卑。新軍將才中推傑出。智勇兼備。堪資帷幄。乃召入帳中。屏退左右。詢以洪憲稱帝結果如何。此次出兵功績如何。佩孚曰。營長人微言輕。焉敢妄談國事。致犯軍人干政之嫌。惟既承大帥垂問。敢不聊獻芻蕘。論項城之聲望與魄力。當代固無第二人。雍雍坐鎮。總統之位。自可天祿永終。何今忽欲易公天下而爲家天下。在北方將士縱有倡異議者。以小站之關係。必尙不敢表示反對。而西南各省。難保無反對之人。一旦發難。天下豪傑。皆將起而攻之。則項城危矣。不聞討袁軍已崛起川滇乎。識時務者爲俊傑。大帥宜速響應之。若仍欲奉命征川。川則地多山谷。守易攻難。勝敗殊難逆料也。曹錕意尙猶豫未決。佩孚曰。大帥若不臨機速斷。恐受波及之累。曹錕曰。項城待我頗不惡。安忍反抗之。佩孚曰。爲顧全大局計。不得已而出此。世人亦當相諒也。由是曹錕意遂決。吳佩孚議定項城方面。由曹錕飾詞報告。寧贛鄂諸督軍。由佩孚設法疏通。及至帝制失敗。曹氏未曾波及者。佩孚之力也。

第二節 奉命出師

民國五年。佩孚隨曹氏入川。克復綦江。旋得擢第三師旅長。及川亂平。項城已歿。黃陂繼袁之任。段祺瑞爲國務總理。祺瑞自恃北洋軍閥之老前輩。總統亦不在其意。於是府院間時起衝突。黃陂憤甚。下令免

段職。由是有乞丐團之圍議院。有督軍團之大會議。張勳愚戇。不忘清室。復演成復辟怪劇。段祺瑞誓師馬廠。一戰勝張。辯子軍乃如鳥獸散。是役也。曹錕亦虛張聲勢。委佩孚爲前敵總司令。兵抵涿州。段家軍已威震京華。張大辯匿居荷蘭使館。兵遂中止。復辟之滑稽新劇既告結束。而黃陂之總統亦隨以消滅。段氏遣使往南京迎馮河間入京。繼任爲總統而已。特有削除復辟之功。亦重行登臺。再任總理。初時府院間感情尙融洽。然憑性質而言。二人乃大相逕庭。馮主和緩。段主急進。兼有野心勃勃之徐樹錚。居間鼓唇弄舌。馮段漸起惡感。幸靳翼青從中排解。未致決裂。而黃陂下臺後。匿居津門。一般被段氏解散之國會議員。擬歡迎黃陂至粵登臺。聲罪討段。黃陂名利心素淡。不願再廁身漩渦中。引咎謝絕之。旋由孫岑輩召集舊議員於廣州。選定總裁。反抗中央。段氏怒。主張聲討。援責任內閣之制。派傅良佐入湘。（傅湘人。字清節。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周道剛。劉存厚入川。（周川人。字鳳池。劉亦川人。字積之。）段意蓋欲以湘治湘。以川治川也。孰知傅方至湘。零陵鎮守使劉建藩已宣告獨立。表示反對。段氏以湘治湘之計畫遂窮。周道剛與劉存厚本同學弟兄。及抵川。劉卽運動吳光新。迫周讓權於劉。旋劉又爲管金聚。熊克武所攻。計段氏以川治川之計畫又窮。馮本和緩派。因聞段氏擅專征伐。大拂其意。迭經辨駁。不當再啓干戈。段氏厲聲答之曰。釁起自西南。爲保護威權起見。施此戰略。反遭不諒。豈不令人懊惱。言時咄咄。

逼人。馮氏爲退避三舍。竟至不歡而散。馮氏乃密遣其婿陳之驥。運動范國璋。王汝賢。倒戈相向。傅良佐不能駐足。倉皇而遁。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長沙遂爲南軍所得。此信至京。馮段幾如仇敵。段氏遣使往謁徐東海。求其出爲排解。維持老北洋派面子。東海亦老北洋派之前輩。遂允其請。往謁曹錕。語之曰。芝泉自信力過甚。華甫陰險心太深。各在暗中鬪氣。老北洋派之體面。將被兩人掃地盡矣。曹本偏黨於馮。聞東海言。頗與心中主指不合。無奈有關大局。並爲地盤起見。只得與段周旋。允卽日出兵援湘。佩孚仍爲前敵總司令。率軍前進。一戰勝之。遂踞岳州。

第三節 親赴前敵

佩孚既據岳州。軍威大振。捷電至京。先送國務院。段氏閱之大喜。亟行召集閣員會議。擬特任曹錕爲四省經略使。當時段氏之氣燄正盛。所有提議案。均由其一人主張。八總長備員而已。遇段氏發言時。莫不唯唯諾諾。唯令是從。况此次授曹錕以四省經略。獎其戰勝之功。原屬事之正當者。自得議決通過。段氏立飭秘書。擬特任經略使命令。簽稿並送。持之逕造總統府。請馮氏蓋印。並以捷電告之。馮氏大駭。然在段氏前。初未露聲色。卽鈐印付與之。段氏興辭而出。馮卽以密電達津。詰曹錕何故中道變計。曹錕復電云。公既爲直派之領袖。長沙陷落。中央威信已失。今幸將士用命。子玉多能。竟能一戰而勝。銳氣稍震。乘

此軍威。錕擬卽日赴前敵督師。相機進剿。可行則行。決不令吾公爲難也。曹錕胆略素怯。向不敢赴前敵。冒彈雨槍林之險。而今竟貿然而前。絕無畏怯者。實惟佩孚是賴。蓋佩孚之用兵。與錕適成反比例。其與人對敵也。必先易服微行。至戰線間相度地勢。何處可以設伏。何處可以避火攻敵。何方是虛制勝。何方可據山原河流。進步退路。莫不縝密審察。瞭如指掌。所以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臨陣時。又必身先士卒。赴前敵指揮。身居師長。尙能不避矢石。是以部下咸以馬革裹屍爲天職。全師兵士。同具此意。軍心固則勇氣百倍。自可以十當百。無堅不入。迨曹錕抵鄂。卽下令攻長沙。佩孚率全軍。血戰一晝夜。譚延闓微服夜遁。湘中南軍。善戰者首推劉建藩。林修梅。趙恆惕三人。前此之得以攻取長沙者。由傅良佐疑心太甚。誣劉建藩有通敵嫌疑。以致孤立無援。倉皇遁走。南軍遂得長驅而入。今佩孚兵臨城下。譚延闓軍事學識。本出傅良佐下。烏能與此勇敢善戰之吳氏敵。故部下莫不望風披靡。互相狂呼曰。吳小二子。胸中有數萬甲兵。與之交綏。徒血其刃。不如捷足先逃。尙不失爲識時務之俊傑。由是吳氏之大名。遂得威震湘岳間。西南竟無一軍敢與之接仗也。

第三章 坐鎮湘南時之吳佩孚

第一節 駐節湘南

吳佩孚 下編

佩孚一戰而踞岳州。再戰而克長沙。乘全勝之威。挾破竹之勢。宜可長驅而入。直抵黃龍。盪平西南。統一國家。功在當時。名流後世。爲中華民國之第一偉人矣。無如馮氏左牽其裾。段氏右挈其肘。使其有才莫展。英雄竟無用武之地。至今湘人猶在水深火熱之中。皆出馮段二氏之賜也。當佩孚攻克長沙後。軍抵衡陽。正擬追剿。詎段氏聞信。忽大疑懼。疑者。疑馮氏之接近西南。駐湘南軍林劉趙輩。暗中皆受其排布。懼者。對於曹錕之素屬馮派。何以忽然異趨。以近日吳軍之盛氣度之。湘省全境克復。一轉瞬間耳。湘督之席。必爲佩孚坐踞。而曹錕四省經略使之頭銜。亦將由虛而實。將實擁有四省地盤。則已派其危矣。乃命張敬堯率第七師入湘。表面雖云援助曹軍。暗中實爲監視佩孚。試問張敬堯既稱段氏部下健將。要爭地盤。奚不於佩孚未抵岳州之前。執鑿弧以登長沙之城。汗馬之勞。誰敢覬覦。乃計不出此。忽於佩孚大捷之餘。因人成事。率第七師赴湘助戰。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宜乎湘民之唾棄張敬堯也。曹錕見張軍來湘。明明爲段氏爭地盤計。分其兵力。暗中牽掣。復深恨段氏居心叵測。事急則以虛爵糜人。使爲其冒鋒鏑。出死力。以厚其勢力。迨至時機成熟。又懷功成烹狗之思。此等梟雄手段。對待手無兵柄之庸主。則可。吾輩非關茸者流。今既擁有重兵。豈甘爲其傀儡。而馮氏適有密電致曹。勸其適可而止。不必過於深入。曹乃自率衛兵先歸。而命佩孚停戰駐防。坐鎮湘南。并畀佩孚以指揮全權。以壯其聲勢。於是佩孚

權力所及。不僅第三師一師。凡屬曹錕管轄者。均受其指揮矣。

第二節 提倡和議

黃陂下臺。河間登場。段氏重出組閣。一副再造共和之偉人面目。咄咄逼人。馮氏敢怒而不敢言。對於國政。凡馮氏有所主張。閣議均難通過。而段氏有所獻議。馮若不表同意。段必盛氣相凌。以責任內閣四字壓制之。於是解散國會。主張武力統一。大借外債。與西南開戰。一般段氏門下之走狗。皆得飽受賣國之餘潤。馮氏深嫉之。屢欲倡言和議。奈段氏勢力方張。不敢首先發難。與之決裂。乃潛行出京。擬赴南京組織政府。冀脫段氏之樊籠。車至蚌埠。被倪嗣冲所阻。復面斥其非。有志不得行。懊喪而歸。乃施展手段。暗中運動。謀占優勝。長岳之役。不知內幕者。咸以爲主戰派之勝利。孰知佩孚本屬馮派。一切指揮。惟馮命是聽。長沙既復。老北洋派面子既保存矣。佩孚立即停止進攻。段氏本爲後臺主任。暗中黑幕。瞭如指掌。知主戰政策。難達目的。而各省督軍省長。及各團體之促和電報。日必數十封。積置案頭。不可勝數。段氏見此趨勢。恐有不利於己。乃以孚威將軍之虛銜。糜佩孚。冀其盡力主戰。以武力統一西南。豈知佩孚以湘督一席。被張敬堯所奪。銜段刺骨。今見段再以虛銜寵之。愈觸其怒。立即通電全國。主張和議。其文洋洋灑灑。純以國計民生爲前題。閱三日。而北總代表朱啓鈐南下。與南總代表唐少川。在滬上借德國總

會爲議和地點。開始議和矣。

第三節 仇視賣國

未幾。馮段同時下野。徐東海以善作調人之信用。羣衆擁之上臺。然段氏名雖下野。參戰督辦。暨管理將軍府事務。仍擁爲己有。暗中依舊着着進行。復組織安福部。收買衆議員。位置各總長。於是新交通系之匯業銀行開幕。種種賣國政策。皆由曹章陸三人爲之經理說合。斯時上海和議停頓。湘戰又開。張敬堯既有守土之責。理當秣馬厲兵。一顯英雄之手段。滅南軍而朝食。孰知虛有其表。未能戰勝南軍。惟兵事既有敬堯肩其任。佩孚自可作壁上觀。豈肯爲攘奪地盤者效命疆場。因息影衡湘防次。日以研究平民政治爲事。而政府中羣小用事。日進無已。大施其賣國之技。北京大學生先發起懲辦曹章陸。以寒國賊之心。東海躊躇未決。而學生被拘。全國譁然。於是忽罷學罷市罷工。以爲抵制。萬衆一心。誓不日達的不休。顧風潮雖如此激烈。曹章陸仍未搖動。好好先生之錢總理。反因之辭職去位。一時時局騷然。人心惶惶。佩孚乃乘機而起。通電請免曹章陸。於是各教育會。各省議會。各商會。暨其他各團體。亦與佩孚一致主張。咸通電政府作是請。中央迫不得已。方下令罷免曹章陸職。微佩孚之力不至此。於是佩孚之大名。無論三尺童子。六十老嫗。莫不聞而生敬愛之心矣。

第四節 規畫青島

歐戰和議開會。吾國山東問題。提出於巴黎。經陸顧王施魏五專使。苦心討論。儘力駁詰。無如弱國無外交。雖得美總統主張公理。提議國際聯盟。而魯案保留。緣有密約之束縛。竟不能得和會之贊同。威總統亦謂愛莫能助。此項電訊傳來。全國熱心志士。莫不痛心疾首。山東人士。尤屬痛切肌膚。羣推代表入京。請願。坐待於新華門外。大雨遽至。遍體淋漓。見者咸爲之酸鼻。總統憫其誠。立命傳見。溫語撫慰之。并言魯案問題。決以民意爲從違。各代表均係有職業之人。宜速反里。靜候解決。逗留京師。殊無益也。各代表唯唯而退。佩孚既籍隸山東。關懷桑梓。痛心尤切。得悉外交失敗情事。卽聯絡各地同鄉。通電政府。力爭保留青島。以爲讓步。詎閱時未久。東隣復根據德約。向吾國直接提出魯案。於是山東教育界。咸謂彼國狡滑絕倫。吾國歷來受其陰謀詭計。感其痛苦。若與之直接交涉。如鳥投籠。如魚投釜。任其宰割烹食而已。乃致函各處同鄉。商榷拒絕之策。而佩孚既享盛名。各同鄉羣推爲領袖。囑其通電政府。反對直接交涉。佩孚乃電商各同鄉。徵得同意。卽由佩孚主稿。鄂督王占元領銜。聯署者共四十八人。致一電於政府。其電文曰。（銜略）山東交涉。自接收日本通牒以來。疊經各界人士。集合研究。僉以拒絕直接交涉。提交國際聯盟。爲惟一之辦法。詎道路傳聞。有與希望相反之趨向。占元等廬墓所在。痛切剝膚。父老責言。

勢難緘默。敢進危言。幸垂聽焉。外交重要。關係國本。詳慎考慮。誰曰不宜。顧詢謀既已簽同。方針依然未定。逆料鈞座左右。必有謂直接交涉。不至有害。提交聯盟。未必有利。持此說以熒惑聰聽者。此非毫無知識。便是別有肺腸。一言喪邦。莫此爲甚。大抵強國與弱國交涉。利在單獨。不利於共同。利在祕密。不利於公開。至弱國外交。則適得其反。試問二十年來。我國利權。斷送於密約者幾何。此次彼以甘言誘我。非愛我也。果誠意親善。則宜先將完全主權。逕行交還。並即時撤退軍警。以示退讓。不必斤斤焉爲條件磋商矣。故直接交涉。結果必與吾無利。可以斷言。倘慮提交聯盟。未必可恃。在歐會簽字和約之時。或者尙屬疑問。今則德約保留山東之款。已由美參議員通過。且英法各國。對於保留案。亦表贊同。專欲難成。得道多助。利害明瞭。無待著龜。與其爲條約之贈與。甯使爲強力所占有。與其菁華盡棄。留空殼之地圖。毋寧死力抗爭。作國際之懸案。否則引狼入室。爲虎作倀。羣情憤激。挺而走險。禍變之來。將有不忍言者。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伏祈俯鑒民意。斷而行之。山東幸甚。國家幸甚。時值靳揆代閣。得此心愛門生之洋洋文電。心頗不以爲然。卒以民意難違。直接交涉之說。未成事實。蓋亦幸矣。

第五節 對付外交

政界中位置。惟外交部最難把持。蓋面面受敵。卽十分出力。終無一成。而弱國之外交家。更難於強國之

外交家。強國之外交家。權自我操。遇事施其侵略手段。使人入我彀中。不達目的。則急下動員令。以兵力爲後盾。故十有九成。政績昭著。弱國之外交家。則適得其反。權不我屬。惟彼之命是聽。苟有駁議。哀的美敦書。卽逼人而來。于是己國責其無用。彼國咎其頑固。國民咸怒目相向。責其誤國。心長力絀。徒喚奈何。自直接交涉發生後。日本通牒傳來。外部竟無對付之策。時靳雲鵬爲內閣總理。通電各省軍民兩長。徵求對於魯案意見。計主張反對直接交涉而整備提出國際聯盟者。約有十之七八。主張直接交涉無效。後再行提出國際者。約有十之二三。其主張直接交涉者。不過最少數。靳氏猶豫未決。蓋因魯案旣不能提出於和會。而國際聯盟會。仍屬和會之分子。提出恐遭失敗。所慮亦非無見。以致中日交涉。一再延宕。而日本通牒旣來。豈肯任我延擱。乃迭向外交部詰問。外長陳籙幾至無所措手足。全國輿論譁然。羣責外交當局之憤憤。有湘報某記者。因晉謁佩孚。問對付通牒之辦法。佩孚曰。魯案交涉。關係纂重。中央亦非等閒視之。前日曾接靳總理來電。主張游移。言語含混。未曾表示決絕。靳揆與吾有師生誼。交契最深。雖屬合肥門下士。卻非親日派。何竟一無主張。通牒旣來。自不能束之高閣。遲早終當答覆。事關重大。倘一錯誤。國權與國土。喪失良多。永無獨立自主之望矣。當去電詢之。記者曰。公屬靳氏之弟子。靳屬段氏之門下。恐弟子之進言。不敵老師之傳諭。將奈何。佩孚曰。自魯案發生。保留無效。拒簽德約。拒絕直接交

涉。全國瘖口噤音。吾本山東人。桑梓情殷。廬墓心切。憂慮之深。加人一等。所以迭電靳揆。促其勿附段議。一己之富貴雖榮。其如當世之醜名。後人之唾罵何。并告以此次通牒。輿論一致主張。根據未簽德約。嚴詞拒絕。若中央仍事掩飾。逞其拂民酬隣之目的。在親日派固屬得計。其如全國之衆怒難犯。五四運動。三罷風潮。將不旋踵而至矣。際茲聯盟開幕在即。東隣不待國際公判。行此捷徑。東隣之趨利避害。昭然若揭。如慮國際聯盟。不予受理。亦可留作懸案。決不容以國土主權。輕作孤注之一擲。雖下愚當亦了然也。旋得靳揆復電。東隣通牒。已根據未簽德約。不便直接交涉。措辭駁復矣。記者曰。微公之電。不至此。當呼山東萬歲。吾公萬歲。言竟興辭而退。

第六節 堅請撤防

佩孚久戍湘南。時閱三載。所以遲遲吾行。不遽請撤防者。其目的所在。蓋爲湘督一席。雖被張敬堯所得。而好貨財。肥私囊。湘之人莫不切齒痛恨之。咸抱驅張戴吳之願。紳士中如熊希齡輩。驅張之電。日有數起。無如敬堯爲段氏門下健將。竭力維護之。更得安福系暗中援助。故其位置。三更裘葛。依然屹立不搖。佩孚知湘督一席。終不能爲己有。鬱鬱居此。爲敬堯作傀儡。殊不值得。且久戍在外。士卒咸有思歸之念。乃卽電告曹錕。轉請中央。准其撤防北返。政府以和議未成。尙非偃武之時。礙難照准。佩孚撤防之初議。

爲之一挫。湘南駐節。懊惱時形。事事反對敬堯。處處攻擊安福。猜忌者日深一日。撤防之舉。勢成騎虎矣。敬堯自恃奧援。位置堅固。然慮佩孚久居湘中。終爲腹心之患。乃即密電中央。薦舉張景惠。張宗昌。田樹勳。接辦湘南防務。請政府准吳撤防。中央不直敬堯之言。屢電曹錕。轉慰前方將士。耐心戍守。以固湘防。自發此電後。駐湘客軍。憤敬堯之占據地盤。遂有驅逐敬堯之電文。陸軍第三師。亦爲列名之一。敬堯偶閱報紙。得見電文中。臚列己之罪惡。極口痛詆。遂大懼。急電中央。取消撤防之請。並竭力敷衍佩孚面子。云佩孚在湘。地方賴以乂安。湖南商會。暨各團體。函電挽留撤防之舉。懇請准予免議。中央本不以佩孚撤防爲然。立即電囑曹錕。阻止防軍北返。而佩孚仍復堅請。其致政府一電。由曹錕轉達。措辭尤爲懇切。略謂湘鄂之役。幾經劇烈之戰。各官兵出死入生。戰鬪而傷亡者。固堪憫惻。勞瘁而致疾者。亦當體卹。迭據該師旅長等電陳。或患咯血。或患溼疾。悲慘之狀。目不忍睹。今以戍期已久。盼望北旋。大有急不能待之勢。空言撫慰。勢難遏止云云。政府得電後。知佩孚所轄各軍。均切思歸之念。撤防一舉。勢必成爲事實。乃以變通辦法。准佩孚所部。先行撤回三分之一。駐湘直軍將領。聞此消息。大不謂然。謂全部調回。與一部調回。範圍雖有廣狹之殊。而相須他軍接防之手續。則一也。特再電中央。略謂戍卒疲苦。萬難再事滯留。准予全部撤回。俾慰懷鄉之望。而中央仍以全部撤回。影響甚大。立電曹錕。轉飭阻止。無如佩孚立志

堅決撤回原防之開拔日期。專電又至矣。

第四章 推倒皖系時之吳佩孚

第一節 痛惡安福

佩孚既決意撤防。派遣參謀王伯相。北上料理駐兵地點。豈知舊有營房。早爲邊防軍所佔據。乃立電曹錕。轉促其退讓。一面撤防北歸。湘南商民。平素依賴佩孚之德威。得保身家。今時局未靖。聞其遽爾言歸。各界咸爲皇皇。開會討論。竭誠挽留。奈佩孚目擊安福派之播弄。政潮迭起。而湘督一席。既爲敬堯所攫。奪直省老營。又爲他人盤踞。一時憂憤交集。固不可以一日留矣。蓋安福系之作威作福。佩孚深惡之。當靳雲鵬組閣之始。安福黨魁往謁靳氏。強其入黨。靳氏拒絕之。於是大觸安福之忌。凡國務院議決之事。往往不能通過於兩議院。致教育農商兩部。所提夏壽康與張志潭。難得多數同意之票。兼之外長陸徵祥。方自海外歸來。感受魯案之激刺。呈請辭職。因之外交一缺。又難得相當人物。靳氏登臺之後。初步施政。卽遭安福黨員之反對。心中非常悒鬱。暗通函電於佩孚。謂安福系如此咄咄逼人。實屬難堪。當此千鈞一髮之際。閣員間和衷共濟。尙虞不給。今羣起排擠。令人能不灰心。且又錚與我素不睦。頻頻在合肥前進攻訐之辭。而合肥自恃功高。隱然以太上總統自居。凡遇閣議報告。必先入合肥之門。在東海因鑒

於黎馮之前車。事事以和順出之。而合肥自信之力。舉世竟無其匹。遇事掣肘。與人難堪。如不避清議。而爲之作牛馬。人將謂我與之同流合汙。事後難免貽噬臍之悔。爲未雨綢繆計。決意不甘戀棧。已命祕書處。草擬辭呈云云。佩孚卽復函慰之。謂幽蘭生於荆棘叢中。薰蕕雖異器。苦衷自能見諒於全國。衆皆濁而吾獨清。衆皆醉而吾獨醒。其吾師之謂乎。今雖羣小盈廷。親日是尙。借款肥私。吾師居四面楚歌之中。不得已而辭職。固爲明哲保身之計。識時務者之所爲。惟值此外交內患。一髮千鈞之際。稍縱卽逝。亡國之痛。卽肥遯鳴高者。奚獨無之。願吾師持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義。勿萌退志。肩此大任。則非特佩孚之幸。而亦萬民之福也。

第二節 保定會議

靳揆與小徐。均爲段氏之親信。惟靳揆宅心正大。小徐則居心狠毒。黎馮與段之交惡。皆由小徐一人唆使而成。小扇子之渾號。由是而起。幸賴靳揆居間排解。未致出面交鋒。無如正人之言淡而遠。小人之言甘而厚。彼段氏者。本一倨傲之武夫耳。剛愎自用。藐視一切。小徐雖爲天下人所共棄。而段氏則依之如左右手焉。當靳揆組閣之時。正段氏勢盛之候。靳揆旣爲安福黨員所傾軋。因往謁段氏。告以病軀不能辦事。擬卽辭職讓賢。段氏謂之曰。旣屬有疾。暫爲休養計。亦無不可。惟不能云被擠辭職。味其語氣。頗有

攘國家爲己有之意。靳氏辭職之書上。而保定會議。卽於是乎起。由佩孚發起。以追悼陣亡將士爲名。集會於保定。號召各省區師旅長官。先期而至者。有八省聯盟代表。開一談話會。議決辦法三條。一擁護靳內閣。不反對段合肥。二各省防線之軍隊。一律撤回原防地。但不保證南軍之不進取。三宣布安福系罪狀。通電政府。請求解散安福部。及明日復於八省之外。加入五省。遂成十三省同盟。一時京保間謠誑紛云。安福派復造種種流言。散布京華。東海聞之。知將有非常政變發生。乃密電張作霖來京。解決時局。作霖爲時局造成之新英雄。恆喜廁身政事漩渦中。以露頭角。接得東海電。當卽應召來京。先爲閣潮作一度之結束。乃卽乘車赴保定。抵保陽。與曹吳握手。下榻於經略使署。曹氏特設盛筵。爲之洗塵。陪座者。除曹吳二人外。尙有各省區代表等。頗極一時之盛。此筵雖則爲張氏接風。實則解決政爭也。席間討論。佩孚發言最多。略謂國事蝸蟻。人心阨隘。外交失敗。內政不修。而一般安福派中人。猶復醉生夢死。朋比爲奸。媚外誤國。惟一己之私利是圖。置全國輿論於不顧。抵押國土。喪失國權。引狼入室。爲虎作倀。同是圓顛方趾之神農胄裔。何竟全無心肝。乃爾試問國將亡矣。家於何有。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當此存亡危急之秋。吾輩軍人。食國之祿。衛國干城。義屬天職。部下子弟。縱不敢謂久經訓練。有勇知方。惟大義所在。類皆奮不顧身。以衛社稷。綦江之役。長沙之捷。往事可證。無論何黨何派。不知愛國。專尙陰謀者。佩孚雖能

守軍人。不干政之義。不加過問。惟恐部下義憤填胸。一時無法止之耳。張氏聞言。頗爲動容。繼由曹氏發言。與各省代表。商決調停辦法五條。●實行挽留靳閣。非達目的不止。●內閣局部改組。●撤換王揖唐。議和總代表。四五兩條。關係甚巨。謹守秘密。未曾宣布。佩孚又發言曰。所議辦法。過於和緩。仍未能永息政爭。暫醫一時之痛苦。何煩施此剜肉補瘡之技耶。訂於翌日繼續開會。議定辦法六條。●撤換財交法三總長。●靳復職。●撤換王揖唐之議和總代表。●湘事由和會解決。●凡和會不能解決之件。由國民大會解決之。●邊防西北軍。南方軍隊。與各省軍隊。同時裁減。●開復張勳原官。議案交張氏帶京。與當局面商。議決散會。張氏立即辭別返京。將辦法面呈東海。東海閱竟。囑張氏往商段氏。以便解決。奈段氏自信力過深。不受調停。張氏幾與之衝突。知事棘手。卽匆匆返奉。

第三節 力敵小徐

段與曹。同屬北洋派之軍人。誼切同胞。苟無黨見。儻雜其間。同以扞衛爲前提。自是國家之福。雖不足云克禦外侮。亦不致生閱牆之禍。吾儕無辜小民。何至陷此水深火熱之中。無如造物不仁。忽產生一徐樹錚。爲段氏之走狗。一則遇事專欲。一則陰謀險狠。同惡相濟。演成滔天罪惡。佩孚本愛國之熱忱。以爲政局腐敗。至於此極。害羣之馬不除。再閱三數年。國破家亡。吾儕將無噍類矣。所以在保定會議時。謂他事

均可商量。惟解除小徐兵權。爲此次會議惟一之目的。苟不能達到。其他問題。盡屬附帶之件。卽安福部之穢跡彰著。亦屬黨魁小徐一手造成。僅爭解散安福部。而置小徐於不問。猶斬草者。摘葉而未除其根。一剎那間。依然滋蔓難圖。未爲得計也。迨至張氏抵京。與東海暨段氏接洽後。除靳氏辭職。三長同時出閣。不成問題外。其餘條件。均爲段氏直言拒絕。張氏又委婉陳詞。謂如不解散安福部。不撤換王揖唐。不罷免徐樹錚。則吳佩孚在保定會議席上。曾有聲明在先。時勢恐難和緩。作霖難任調人之職。段氏態度依然強硬。謂吳氏不過一師長耳。彼不服。儘可與吾兵戎相見。不足懼也。張氏往來於徐段間者三數次。總無效力。意欲命駕返奉。經東海一再挽留。始允再往保定一行。豈知曹吳主張。與段氏適得其反。謂不解散安福部。不撤換王揖唐。事尙可以通融。惟不罷免小徐。誓不承認。并云段氏旣言兵戎相見。特彼有東隣之奧援。持以恐嚇同袍耳。吾輩堂堂中國男兒。願率土著虎賁三千人。鵠候疆場。誰言恐懼者。非直派健兒也。張氏進退維谷。回京復命後。卽日返奉。東海聞佩孚之言。胆氣爲之一壯。知佩孚治軍有道。訓練有方。將士用命。軍心固結。以正攻邪。何患不克。卽在公府舉行特別會議。擬定三令。發交閣員副署。特任徐樹錚爲遠威將軍。徐樹錚現經任爲遠威將軍。應卽開去西北籌邊使。留京供職。西北籌邊使著李垣暫行護理。西北邊防總司令一缺。著卽裁撤。其所轄軍隊。由陸軍部接收辦理。命令旣下。全國



團第二營。開始總攻擊。小段之指揮。豈能敵佩孚之布置。小段只知蠻力死攻。而佩孚用兵之神。直可與剪頗牧相埒。以逸待勞。反退爲攻。臨機應變。百戰百勝。宜乎小段之險作俘囚。當時雙方戰鬥。直軍見來勢猛烈。略退避之。陽雖示怯。陰實誘敵也。小段昧於臨陣之機詐。卽下急攻之令。用極猛之力追擊。孰知佩孚預測地勢。凡所退避之處。均可避敵人之火力。反從旁線。以大炮射擊之。邊軍正欲奪取第一防線。經此勢頓挫。直軍反退爲攻。槍彈如密雨而來。士卒莫不以一當百。奮勇直前。邊軍抵禦不及。紛紛潰散。十五晚十時。邊軍又向高牌店進攻。當由佩孚率隊。將邊軍遮斷。小段下令進攻。兵不應命。不戰而退者。約三十里。十六日夜一時。佩孚令蕭耀南所部之第三混成旅。與龔漢治所部之第三補充旅。合力向涿州反攻。邊軍抵禦不支。前線潰退。而彭壽莘率第三補充旅。加入攻右方。第三混成旅從正面猛擊。曲部陷於圍中。死傷不可勝數。全部僅餘二千人。旅團長以下之被俘者。約計五十餘人。戰鬥力已失。曲同豐欲逃不得。欲戰不能。遂向直軍繳械投降。老段一手訓練之邊防軍。與佩孚交綏兩次。竟至一蹶不振。小段遁歸。同豐被俘。同時東路楊村之戰。曹鎮亦大獲勝仗。洛陽邊防軍某旅。亦被直軍逼令繳械。段祺瑞聞訊之餘。羞顏無地。擬卽以手槍自戕。被左右奪去。勸其返京。求總統下停戰令。小徐小段遁逃入京。匿居六國飯店。邊軍統率無人。益無鬪志。段祺瑞知大勢已去。無可挽回。卽引咎自劾。上書於東海。東海

卻還之。笑謂左右曰：早知今日，悔不當初。即命靳雲鵬、張懷芝等赴津，勸令停戰。一場掀地動天之大政潮，至此纔告一結束。

第五節 請懲罪魁

段徐既敗，靳雲鵬與張懷芝挾中央承認之四條件：①懲辦徐樹錚。②解散邊防軍。③解散安福部。④解散新國會。抵津與曹吳籌商息爭。曹吳盛怒之下，不肯罷兵，必欲置段及小徐於死地，以絕誤國殃民之患。靳與段因有特別關係，安忍出此。立為段氏說項，保全生命，並請張氏入關作調人。及至張氏抵京，在保定開一會議，根據前次八省會議之結果，由佩孚提出條件六項：①解散安福部。②懲辦罪魁十四人。③取消邊防軍與西北軍及其他屬於該兩軍之一切機關。④京畿保衛歸直奉軍，永遠駐紮京城以內，由王衛戍總司令擔負全責。⑤撤銷安福包辦之和議機關，驅逐王揖唐，另與西南直接辦理和議。⑥解散新舊兩國會，另辦新選舉。以上六項為主要條件，尚有先決事件兩項：①為政府速將三年以來所借外債及用途分布全國。②為更換吳炳湘。東海得悉後，以為以上各款均屬公平辦法，極表贊同，但暗中密電曹張吳，請略予通融，以示寬宏之意。幸靳張二氏居間調解，息爭之局方克告成。一面下取消曹吳之令，一面下懲辦禍國十罪魁之令，雙方并進。於是各罪魁咸向東交民巷作遁逃藪，或匿居於使館。

或潛伏於飯店。苟非佩孚親冒鋒鏑。曷克成此偉大事業哉。

第五章 規劃川湘時之吳佩孚

第一節 血戰湘軍

鄂省連年兵燹。人民顛沛流離。苦不堪言。值武昌兵變。焚掠尤慘。人民恨鄂督王占元刺骨。相率效秦庭之哭。乞湘軍總司令趙恆惕與師驅王。趙與王本爲聯盟。意向猶豫。而部下魯滌平等。皆義憤填胸。躍躍欲試。趙不得已。乃麾師攻鄂。數日間連戰皆捷。深入腹地。占元倉皇失措。星夜出奔。政府聞變。急命佩孚率軍南下。佩孚抵鄂。勸湘軍退出鄂境。湘軍不允。遂變湘鄂之戰。而爲湘直之戰。時湘軍氣勢方盛。銳不可當。而佩孚部下亦爲久練之師。鏖戰數日。互有勝負。後由佩孚出奇計。奪回汀泗橋。汀泗橋者。乃鄂省之咽喉。形勢最爲重要。詎湘軍出死力反攻。復將汀泗橋佔據。時正夜半。佩孚方在大營治軍書。得報大怒。立督隊親赴前敵。黎明兩軍接觸。湘軍居高臨下。用大砲轟擊。直軍前鋒死者累累。衆皆失色。佩孚立將敗回之某營長。提至陣前正法。大呼曰。今日之事。惟有與衆兄弟同歸於盡。有退者請視某營長。言畢。舉指揮刀飛步而前。部下感奮。頓覺勇氣百倍。皆冒鋒烟進行。適一砲彈迎面來。落於佩孚身邊。轟然一聲。佩孚左右之參謀護兵五人。皆倒地殞命。獨佩孚無恙。神色自若。依舊麾軍前進。惟面目爲烟燄所灼。

變爲薰黑。黃色軍衣。爲血花所濺。變爲殷紅。望之彷彿一獰鬼。部下驚爲神人。以爲冥冥中有呵護者。戰益力。前仆後繼。皆從屍身上踐踏而前。短兵旣接。兩軍皆用刺刀相搏。一時血肉橫飛。流水爲之殷赤。至日午。湘軍卒以傷亡過多。援不至而敗。佩孚遂得復佔汀泗橋。是役也。雙方皆受重大犧牲。國家精銳。耗損良多。識者謂惜乎用之內爭。若用之對外。必能在歷史上放一異彩也。

第二節 進據岳州

佩孚奪回汀泗橋後。節節進攻。將失地盡行恢復。人謂湘軍仗義興師。與王占元部下戰鬪後。實已疲甚。而尙能與如火如荼之吳師。作困獸之鬪。雖敗猶勝。固不能以成敗論英雄也。此言洵屬公論。湘軍失汀泗橋後。兩軍注目之點。遂集於岳州。岳州爲湘省門戶。汀泗橋失。岳州無險可恃。岌岌可危。趙恆惕自長沙馳至岳州。猶欲收集殘卒。保此危城。然湘軍受創過深。已乏戰鬪能力。趙與部下將官相對無言。惟有涕泣。方是時。忽間諜飛騎來報。謂吳軍已從水道來攻。前隊已抵某地。衆皆失色。趙嘆曰。我與子玉多年交好。何相逼之甚耶。一軍官抵桌而起曰。爲今之計。惟有背城一戰。何遲疑爲。趙撫其背曰。勇哉壯士。雖然。苦我將士耳。我甘爲敗軍之將。實不能教三千健兒。無一生回。致無顏見江東父老也。衆皆掩面哭。忽聞炮聲隆隆。知吳軍已臨城下。趙遂率領殘軍。開南門而出。向長沙進發。時佩孚在兵艦中。用炮火擊岳

城見無回擊。大異。使人探之。知城中已空。遂登岸。整隊入城。當時某副官曾勸其乘勝追擊。謂湘軍勢等烏合。已無抵抗能力。當可一鼓而下長沙。佩孚忿然曰。趙公待我不薄。何必過與爲難。我進占岳城。不過軍事上之作用。異日當有表白。子誤矣。我豈窮兵黷武。耀武揚威之人哉。副官慚愧而退。識者謂佩孚駐軍湘境時。與恆惕信使往還。情誼甚篤。此次至以兵戎相見。實有不得已之苦衷在。蓋王占元出走後。湖北一省。虎視眈眈者。大有人在。若不捷足先得。必有人欲伸其勢力於長江一帶。而攫得之。則去一王占元。來一王占元。鄂民之難。正未有艾。彼之此舉。蓋爲小民計也。至其佔據岳城。不過使鄂省多一重屏藩。防止湘軍之反攻耳。

第三節 大敗川軍

當湘軍之長驅直入也。勢如破竹。銳不可當。武昌已危在旦夕。佩孚麾師南下。血戰旬日。將湘軍盡驅於鄂境之外。且佔據湘省之岳州。當時鄂省人民。以爲戰事已告結束。可以高枕無憂矣。安知禍患之來。正未有艾。川軍東下之警報。急如星火。風聲鶴唳。一夕數驚。亦鄂民之大不幸也。初驅王之事。湘與川本訂有密約。由熊克武回川。與川軍總司令劉湘磋商。約定同時舉發。後風聲爲王占元所聞。漸事戒備。湘軍爲先發制人計。遂提前出師。川軍以布置未曾就緒。不能響應。後湘軍敗績。川軍爲履行條約。遂大舉攻

鄂。由劉湘委任但懋辛。藍文蔚。張冲等。分路督師。進攻宜昌。當時聲勢極盛。北軍猝出不意。所向皆披靡。川軍追殺。北軍紛紛落江而死。數幾盈千。江中浮屍縱橫。湍流不急。亦慘劇也。時川軍已據有南岸。輒向對岸用大砲轟擊。宜昌危在旦夕。佩孚以在岳州布置防務。不能分身。遂連派精軍往援。川軍後路亦續續而至。雙方戰鬥益劇。互有勝負。宜城幾至完全陷落者。不止一次。後宜城被圍數重。遂陷絕境。佩孚得報後。卽以防務託鄂督蕭耀南主持。率壯卒星夜趕赴宜城。親赴前敵。乘黑夜直衝川軍陣綫。川軍震其威名。自相驚擾。佩孚親開機關砲擊之。川軍潰退。宜城之圍既解。城中吳軍亦分路殺出。四面兜擊。川軍死者累累如邱。溺死江中者。亦不知其數。至天明。已克復南岸諸險。磨盤山。翠佛山。五指山等處。死屍堆積。不下三千餘具。亦浩劫也。後川軍殘部。且戰且退。又憑險據守。佩孚節節進攻。至全境肅清而回。當時宜昌外僑。曾組織一觀戰隊。分往戰地觀戰。事後各報告其本國。有謂吳佩孚戰術之精。足與福煦霞飛相匹。脫多與以軍械。彼區區鄰國。曾何足平云。

第四節 凱旋回省

佩孚轉戰千里。至鄂境無一敵踪。方班師而回。當時佩孚乘一軍艦。從長江順流東下。艦之四圍。架有機關砲六尊。棋杆懸有二丈見方之吳字大旗。氣象至爲壯嚴。沿江各要塞及江中之砲艦。當吳艦過時。各

鳴砲致敬。一路砲聲隆隆。令人想見戰地之情況。駛至武昌。已有督軍省長及各機關代表在埠頭歡迎。吳艦靠岸時。軍樂大作。悠揚可聽。佩孚身穿上將軍服。佩九獅寶刀。胸前滿掛勳章。大步登岸。向各人鞠躬爲禮。表示謝意。然後坐汽車向督軍署而去。一路滿布巡警。皆持鎗致敬。人民駐足而觀者。亦人山人海。歡呼之聲。有如雷動。時有女學生一隊。各以菊花一束。向佩孚身上亂擲。佩孚笑容可掬。舉手示謝意。其並坐之某長官。笑謂之曰。我聞古時潘安過市。女郎競以果擲之。今若等擲將軍以花。其亦慕將軍之丰采乎。佩孚嘆曰。我見菊花。不禁想及黃花岡流血事。民國創造七十二烈士與有功焉。若等擲我以菊花。其意欲以先烈創造之民國。付託我吳某乎。某長官心念英雄吐屬。自爾不凡。不覺聳然動容。既至督軍署。與蕭督軍攜手而入。寒暄畢。佩孚出見各屬人員。温和中又帶嚴肅。衆皆懷然變色。是夜蕭督軍設筵爲佩孚洗塵。陪席者十餘人。聞當時佩孚興致甚豪。飲酒至五六斤云。

第六章 戰勝奉軍時之吳佩孚

第一節 反對梁閣

自靳翼青內閣擠倒之後。交通系挾關外王之聲威。大肆活動。元首因招三巡閱使入京會議。吳子玉不願列席。僅張曹至京。結果大總統徇奉天方面之私情。以內閣總理畀梁士詒。命令於民國十年十二月

廿四號（即陰歷辛酉年十一月廿六日）發表。更以財政總長任張弧。交通總長任葉恭綽。原來含直系色彩之財長高凌霨。則調長內務。免去王迺斌職。騰出農商一席。安插原任內務總長之齊耀珊。是役也。曹仲珊雖不以爲然。而絕口不提是否。靜候第三者之發言。梁士詒者。粵人。字燕孫。老交通系之首領。號稱中國之財神。亦即十三太保之領袖。洪憲皇帝之功臣。葉恭綽爲梁之同鄉。字譽虎。與鄭洪年。關廣麟。任鳳苞。趙慶華諸人。所謂交通四庭柱一正樑。亦稱龍鳳魚鱗虎五大將者是也。張弧字岱杉。民國初元。曾爲兩淮運使。後又任長蘆運使。財政部次長等要職。亦政界之流星。夙負手腕靈敏之名。此次之連袂登臺。事前咸費苦心。潘馨航張遠伯之去職。追溯遠因。皆爲葉張登台之先聲。而冥冥中。則皆仰仗鬚帥抱腰。否則亦斷難如此得心應手。吳子玉與梁葉張諸人。並無積嫌。與鬚帥則確已懷隙久矣。其事極微。發生於直皖役後。鬚帥與曹使曾於天津。議某項事。子玉亦在座。聞鬚帥之詰難數四。曹幾乎無以答報。則亦頻頻發言以難張。張奮然作色。謂曹曰。鬚何人。豈某與三哥議要事。亦容此輩置喙耶。曹急白此爲衡陽遠戍歸來之吳佩孚。張仍不甚注意。吳遂拂袖而出。私謂人曰。法正之治蜀也。一飯之德必酬。睚眦之怨必報。張某傲岸如此。我不得勢則已。得勢則必師法正之法爲法。以報睚眦之怨也。無何。而吳得爲直魯豫巡閱副使。遇事漸與奉抗。奉爲氣沮軟化者再。吳亦自問足湔往年之辱。可以止矣。殊不知川湘

一役。奉信政客教唆。頻頻掣吳之肘。且勾引豫督。使吳常存腹心之患。祿蠹利蝨。知吳張之不睦也。更往來游說。失意於直。則出關媚奉。失意於奉。則入關媚直。而靳潘之免職。吳因鄉誼問題。兼有去年陝鄂兩役協助之德。正圖設法轉圜。忽聞任梁之命。兼知鬚帥抱腰。投袂以起曰。是可忍。孰不可忍。欲即宣示態度。幕僚具卓識者。則謂事機未熟。將軍何不姑示蕙弱。誘之入彀。吳頗然其說。故對外僅云惟曹使之馬首是瞻耳。而梁本官場老手。知己既因奉而總內閣。鑒於靳氏之前車。欲討好於兩方。至反弄巧成拙。不如開明昭着。爲奉擴張勢力。所有逢迎手續。早已籌備就緒。靜候赴洛專使之報告。即行見機而作。及聞吳之惟曹是趨。曹又不願多事。於是得發展輔奉政策。陽歷元旦。竟下特赦段芝貴。張樹元。曲同豐。陳文運。劉詢。魏宗澣之命令。之數人者。固與子玉有不解之讎者。不特此也。因恐新交通系之多事。更畀陸宗輿以市政督辦。曹潤田以實業專使。更揚言將任張大辯爲長江巡閱使。免田中玉魯督職。任王子春或張懷芝。以洩張樹元之憤。免陳光遠贛督職。簡許蘭洲。以雪張宗昌之怨。他如張敬堯。吳光新等之積怨。亦思逐步報復之法。復于奉軍軍餉。則予取予求。於吳所派索餉代表之錢少卿。則虛與委蛇。至是不特子玉難堪。民心亦共怒梁閣之倒行逆施矣。會太會專使施願王三代表。有電返國。揭破梁閣直接交涉魯案之陰謀。吳子玉遂爲民請命。反對梁閣。第一電係一月五日（即辛酉年十二月初八日）拍發電

中歷述梁之罪狀。防梁爲李完用張邦昌之媚外。梁窺保定方面無表示。竟置之不理。僅於七日發一通電。假託爲五日所拍。籍以掩飾。詎料心慌疎漏。電首竟標明七日一句五十分發。又爲吳庚電（八日）揭破。九日吳又發住電。十日發蒸電。十一日真電。十二文電。十三元電等。皆爲反對梁閣之文。真電通體仿韓昌黎之驅鱷魚文。如「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至終不肯去也」之句。與原文無異。繼吳以電攻梁者。則有鄂督蕭耀南。及省長劉承恩。蘇督齊燮元。及省長王瑚。贛督陳光遠。及省長楊慶鋆。陝督馮玉祥。及省長劉鎮華。以及師長張福來。胡景翼等。旅長張克瑤。董政國等。不下四五十通。就中張克瑤單銜一電。又全仿駱賓王討武曩檄。與吳之文電類似。（按吳之文電。亦仿駱文。故結句有「請問今日之國民。孰認賣國之內閣云云」）至是梁雖持關外護符。亦再難戀位。一方求援於鬚王。一方請假以避鋒銳。此爲吳子玉電戰獲勝。反對內閣之事。可暫時宣告一結束。

第二節 對奉計劃

吳佩孚直接反對梁閣。間接即反對奉張。梁葉張既相繼爲吳電迫去職。鬚王大肆咆哮。密電曹錕。謂吳小子非善相與者。公如不悟。再寵任之。將來難保不爲殿前檢點。曹心微動。鬚更遣其五姨太太王雅君。以親家太太資格。携子媳遊歷爲名。入關說曹。又以利害之說。煽動曹錕。并利用陸軍第二十三師。

師長奉天人王承斌。天津鎮守使趙玉珂之和平政策。離間曹吳情感。仲珊心愛佩孚。對此不贊一辭。曹銳曹鏜受奉之愚。竟欲迫兄去吳。否則以分家爲要挾。王承斌則謂去吳示人弱點。毋迺太甚。惟言吳之與奉抗衡。亦屬非計。當設法止之。曹從其說。遣使告吳。囑其鋒鋸稍斂。弗咄咄逼人。吳因顧全曹之顏面。特發一溫和之電。電中以服從爲軍人天職立言。隱約謂不再反對鮑霆九之繼閣。奉張見之。大喜過望。信爲離間得手。私賄政客。再從中游說。謂乘此時機。可以伸張權力於近畿。及長江流域。時值鬚帥慶四十八歲壽辰。曹銳代兄祝壽。款段出關。鬚帥覩面。卽以令兄要親家。抑要屬員爲問。銳竟無以答覆。俄頃述兄無他念。梗於中者。惟吳一人。鬚帥哂曰。吳是什麼東西。亦配干預我兩家親誼。及國中大事。銳乃結好鬚帥。與訂密約以散。據傳布於外者。爲維持梁閣。任張少軒爲巡閱。免吳直魯豫副使。肅任兩湖巡閱使。退出洛陽等數條。尙有甚者。則外間未曾宣露。銳旣訂約以去。鬚帥復乘第一屆國會議長吳景濂返里治母喪之便。實行與大孫携手。優待西南報聘專使伍朝樞。約定孫文北伐。由湘贛進兵。攻吳之面。已則率師入關。躡吳之背。令浙廬牽掣蘇齊。皖張與豫趙合力破吳之腹。謀劃旣定。分頭進行。更以張景惠。秦華等爲怠直軍備禦計。故意力主和平。呼號奔走。以孫烈臣。湯玉麟。汲金純。張作相。鄒芬。及己子張學良等爲統帥。厲兵秣馬。準備出發。初尙思待曹健亭之答覆。後因取兵家先發制人之策。於四月七號。開

始運兵入關。分駐天津縣境之楊柳青。後河。河頭村。大柳灘。線河村。靜海縣屬之當城村。楊芬港。闕里村。趙家柳子。高家莊。第六堡。獨流鎮。良王莊。（以上屬津浦路線）武清縣屬之王慶坨。大小范家口。三河。曾于家堤。鄂家樓。東廠子。高三堡。王二店。安次縣境之落岱鎮。桃河村。東沽港。文安縣境之徐家堡。霸縣境之楚沽港。蘇樓。（以上屬京奉路線）大宛縣境之蘆溝橋。長辛店。寶店等地。（以上屬京漢路線）刁斗相聞。旌旗蔽日。以軍糧城天津兩處爲集中地點。當此時也。吳子玉如何應付。頗爲一般人所注意。就表面觀察。奉軍有迅雷不及之勢。苟吳非久列戎行。不待言戰。已被嚇退矣。惟吳于軍行之術。確具指揮如意之本領。自四月十三號。發出要求奉張諒解。爲自己表白電文之後。一面卽調駐紮岳州之張福來軍北歸。而以招撫未久。沈鴻英之桂軍填防。預約湘中之趙恆惕。兩不相犯。川中則早與熊克武有成約。嗾其與劉湘反顏。使其內顧孔亟。無意於荆宜。並令孫傳芳留神防範。鄂督蕭耀南。則以糧台委之。陝督馮玉祥。及旅長張樹元。則令其將秦中印信。交還陝人自治。留閩治堂一師。助劉鎮華。胡景翼。並隨時監視吳新田。（因吳爲張敬堯舊人）知趙周人之心。終異己。凌之以威。市之以恩。使爲己用。而以其弟趙傑統率之宏威軍。加入前鋒。使其不能作祟於肘腋。預料此次戰爭。魯省之從違。關係之大。魯督無能爲所慮者。第五師師長鄭士琦。及四十七旅旅長施從濱。二十混成旅旅長吳長植等。因其皆含安福臭味。

故特撥二十五萬金濟彼軍餉。言明萬一開戰時。祇宣告中立。已受賜多多。他如與政學會携手。結好小孫。助袁祖銘之回黔。唐繼堯之入滇。皆分大孫北伐之勢。部署既定。遂授張福來以全權。赴保開緊急會議。是時奉軍已佔津沽。曹四棄職避保。駐守德州馬廠滄州之二十六師師長曹錕。亦望風退避。直系諸將。一致憤激。素主和平之王承斌。首先責問曹錕。謂余奉人也。譬之女子。奉爲娘家。直爲夫族。今日尙存出外從夫之念。不敢偏袒母族。何以健亭輩擅離職守。貽莫大之羞。附議者蠡起。錕乃爲弟謝過。聲言以全權託子玉調度。張福來卽袖出吳之軍令。宣告王赴河間。已至涿州。及其他諸人之駐軍地點。而令張國鎔爲師長。代領二十六師。至此奉直相持之陣勢。遂明白展開。時奉天軍隊。共爲六梯團。分東西兩路。東路第一梯團爲二十七師全師。第二梯團爲奉天第三旅。四旅。兩混成旅。第三梯團爲奉天第七旅。八旅。兩旅。西路第一梯團。陸軍第一師全師。第二梯團。爲陸軍第十六師一部份。及奉天第六混成旅。一旅。第三梯團。爲奉天第二旅。九旅。兩混成旅。後援掩護。爲奉天補充旅。五旅。戰將係張作相。張學良。李景林。張景惠。鄒芬。鄭殿陞。許蘭州。汲金純等。正司令爲鬚帥。副司令爲孫烈成。參謀長爲楊宇霆。共有軍士十二萬五千人。直隸軍隊則分三路。東路爲二十六師。第十二。十三。十四。三混成旅。及第三師之一部份。西路爲二十三。二十四兩師。第十五。及第一混成兩旅。亦有第三師之一部份。後路援軍。爲陝軍。鄂軍。豫軍。

及直省之三混成旅。戰將則爲張國鎔。葛豪。彭壽莘。董政國。王承斌。張福來。孫岳。張克瑤。靳雲鶚。趙傑等。總指揮係吳自爲。副指揮爲馮玉祥。軍士總數未明。大約在十萬人左右。保定會議定後。吳即至保謁錕。並在車上。召集將臨戰線各軍官演說。謂此次係共和與帝制之最後戰爭。勝則我將解甲歸田。裁兵恤民。敗則我維一死以謝天下。我妻已死。我子豚犬。殺之可耳。言時。聲淚俱下。諸將感動。咸下戰鬪決心。奉直兩方。是時已嚴加戰備。而元首方面。方邀趙爾巽。王占元。張錫鑾。王士珍等出任調停。擬以口舌之力。使兩家罷兵。然彼此劍拔弩張。非一決勝負不已。豈五六人之遊說。便能化干戈爲玉帛哉。

第三節 血戰七日

四月二十八日。兩軍開始作戰。以軍械及餉糈言。奉佔優勝。以軍心及士氣言。直佔優勝。現代之戰爭。約分爲二。一曰「各個的單獨動作」。一曰「大量的聯絡戰爭」。換言之。單獨動作。係各就各方面進軍。聯絡戰爭。則不以一時一地之勝負爲勝負。必待戰局全部終結。而定最後得失。此項戰略。忽敗忽進。或牽制。或包抄。使敵人捉摸不定者。吳子玉之行軍。即採用此項戰術。各軍不以一次得失爲功罪。且吳軍不取攻勢則已。若預備進攻。則又利用拂曉戰。拂曉戰者。軍事上之用語也。凡遇天雨黑暗之夜。尤利軍機。故吳凡出發攻敵之兵。必乘黑夜前進。至火線之內。然後靜伏平動。一俟天將黎明。即便開火攻擊。此

非程度齊全。學識優長之軍隊。不易聽總帥之指揮。於此可見吳平日訓練之勤慎也。當二十八日。奉軍陣勢左翼延長至靜海方面。中軍步哨過固安。右翼至長辛店附近大昌莊。直軍主力在保定。左翼在涿州琉璃河房山。右翼在大城縣。中部在霸縣任邱河間。是日午後三時。直軍左翼自良鄉進攻奉軍右翼。野戰砲射目標。爲奉軍前鋒駐紮之大昌莊。奉驟不及防。退至長辛店。二十九日午後反攻。直軍失利。奉追逐至良鄉爲止。鏖戰劇烈地點。則爲長辛店北面三家店地方。雙方僅三千邁當之距離。外人視爲中國從來未有之大戰爭。兩軍利用砲隊。各以過山砲野戰砲轟發。三十日。繼續戰爭於南崗窪。直軍敗。奉軍雖勝。然師長鄒芬受傷。一師二旅旅長梁朝棟戰死。五月一日。奉軍更添輜重隊掩護砲隊於西山坡。正面不易攻擊。吳下令停止開火。反取退勢。奉軍進逼至房山縣。二日直軍由砲隊掩護步隊。施側面攻擊。砲中威實榴霰彈。奉漸不支。退守原防陣地。三日。馮玉祥陝軍開到西路。實行包抄計劃。用迂迴攻擊法。先以疑軍當前。節節退讓。至琉璃河南岸。馮軍則由良鄉襲蘆溝橋。斷奉軍後路。奉軍潰。四日。奉軍漸向豐台退却。直軍遂得佔長辛店及東西獨立村。肅清京漢路線之敵人。此直軍左翼與奉軍右翼血戰之狀況也。中路直軍二十八日並無動作。自二十九日始。策應左右翼。三十日晚。受奉軍攻圍。讓出固安。堅守白溝河東岸。相持至五月二日。直軍突下總攻擊令。二十三師與二十六師圍合。直撲奉軍陣線。西

北自固安起。至東南勝芳止。同時施行極猛烈之射擊。三號同時得手。肅清中路奉軍。四號徐向京奉路線之落岱奉軍進逼。此兩軍中部之戰况也。直軍右翼係吳子玉親臨火線。與奉軍左翼會戰。當二十八日京漢路線開火。此方奉軍即猛向姚馬渡。靜海。青縣三路進兵。係張學良指揮一切。用十六生的米突克虜砲衝前鋒。以馬隊爲掩護。直軍死力抵禦。究以器械優劣不敵。爲奉軍進佔大城。直軍則退保任邱。靜侯總帥指揮。子玉聞報震怒。於五月一日晚。由保定。河間方面。調師一萬。循津浦路線之運河猛攻馬廠。且殺一團長。六營長。以鼓士氣。任邱方面之張國鎔司令。亦同時向大城方面奉軍施行反攻。相持兩日。奉軍驟聞中路固安。東路長辛店失利消息。於三日下午一時。向勝芳鎮退。與中路奉軍會合。直軍遂得與中路同進。四日。得據距離天津四十餘里之勝芳。在南之直軍。則由靜海進軍。逼走良王莊楊柳青之奉軍。肅清津浦路線敵軍蹤跡。此直軍右翼與奉軍左翼血戰之狀況也。自二十八日至四日。相距僅一星期。初時直軍在前線者。不過五萬人。後因軍事棘手。調馮玉祥率精銳二萬加入火線。奉軍在陣線者。舍後援補充五旅之外。其餘皆在戰線。不過張景惠之陸軍第一師。大部份爲前劉詢統率之第十五師。及邊防軍改編。與吳相見。誠所謂敗軍之將。不足與言勇。而可令其獨當一面耶。在奉意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殊不知士氣適因是以頹唐焉。但吳軍於一星期中。以七萬人敵十一萬人。其血戰之苦。用兵之

神。不得不使人驚且佩也。

第四節 大勝奉軍

此次直之克奉。如疾風吹雲。出人意外。要之吳之所以勝張。全在行軍之陣勢。孫武子有言。先爲不可勝者。故臨陣以布勢負戒爲要。換言之。世界上無不破之軍。有不破之勢。卽孫子之旨也。此次兩軍陣勢。奉如人字。直如十字。直據京漢隴海兩路中心之鄭州。爲調度軍隊之總樞。奉佔京奉津浦兩路。以天津爲中心。殊不知天津形勢。不若鄭州扼要。論人字形勢之軍隊。首要在首部兩撇交點之處。甲午之戰。吾國海軍。卽入日本人字陣而敗績者。但人陣須順排方有戰鬥力。天津對京漢隴海二線。則爲反人字形。人字一反。則兩撇失其效用。敵軍能達中堅。非去兩撇之軍。卽爲斷人作人。試問何能救護。直軍形雖十字。實亦合四小人而成。自鄭州至北京一人字。自鄭州至徐州一人字。鄭州與陝西及湖北。又爲兩人字。四面呼應。首尾相顧。識者早料其操必勝之算也。自四號直軍各路戰勝。節節進攻。馮玉祥率精銳。從西路。豐台河南進兵。破其左。不過沿永定河北岸側擊。特讓出京奉路線。使武青縣廊坊安定等處之奉軍。可沿路線折北敗竄。逗留琉璃河線及黃村之奉軍。則迫之繳械投降。駐紮安定之察哈爾馬隊。卽係沿路線竄京。折向玉泉山方面逃逸。奉軍張景惠之第一師。傷亡殆盡。鄒芬統率之十六師。及奉天第六混

成旅殘部。皆已繳械投降。鄒芬并效昔年曲同豐之獻刀。靜候裁判。固安永清方面之直軍。由張福來葛豪統率。沿永定河南岸。向天津前進。仁安勝芳。及大城靜海之直軍。則由王承斌張國鎔統率。循白溝河南北岸支流。向天津進逼。此兩路爲攻奉心腹之師。吳則自率勁旅。從楊柳青窺奉軍集中地點之軍糧城。一方由趙玉珂率師進據山海關。杜錫珪之海軍陸戰隊。則由芝罘登岸。將達灤州。吳子玉之包圍戰策。至此完全勝利。張雨亭見大勢已去。恐後方萬一直軍增兵。則將進退失據。卽此收蓬。尙可保全關東三省。卽使熱河綏遠察哈爾等地發生問題。畢竟地理熟悉。勝於用兵關內。遂於四日黎明。先行出關。而爲此次戰爭導火線之梁燕葉虎。亦隨之偕行。其餘奉軍。亦陸續遁出關內矣。元首乃特派胞弟徐世章勞師。曹仲珊又通電宣布此次不得已開戰之苦衷。直奉戰爭。至此略宣告一段落矣。

第七章 坐鎮洛陽時之吳佩孚

第一節 雍容坐鎮

吳佩孚旣戰勝奉張。功高望重。一時莫之與京。政府爲酬庸計。擬以陸軍總長一席畀之。佩孚雅不欲困此十丈京塵中。致失去其活動之能力。辭不受。仍還居洛陽。蓋以洛陽居天下之中。形勢十分險要。進旣可以戰。退亦足以自守也。自是以後。洛陽遂屹然爲國中第一重鎮。亦爲直派軍令之一策源地。凡中央

或保曹。欲設一事。建一策。必先以咨之佩孚。佩孚以爲是者。不敢以爲非。佩孚以爲非者。亦不敢以爲是也。至於直系各省疆吏。其惟佩孚馬首是瞻。固不待言矣。會有曹側三數小人。惡佩孚之嚴正而難與。數譖之於曹前。思離間二人之感情。曹固偏聽。幾爲所動。佩孚知之。急去電解釋。中有天子有錚臣。父有錚子二語。尤爲動聽。旋又派張福來至保。陳述一切。謂凡所建議。皆爲直系前途利害關係計。非有他意。勸曹勿輕信他人之言。曹亦爲之動容。謂我卽子玉。子玉卽我。由是曹吳間隔膜盡去。佩孚於辦事上。更得爲所欲爲。指揮如意矣。而佩孚之在洛陽也。軍政之餘。輒馳馬郊外以爲樂。時或置酒高會。與賓從高談易理。談鋒之健。理解之超。一座爲之披靡。佩孚則引爲殊樂。其儒雅風流。蓋如是。時人擬之爲輕裘緩帶之羊叔子焉。

第二節 經營粵局

佩孚固以統一大局爲主義者。而在其心目中言之。則足爲統一之梗者。南有粵。北有奉。有一不除。皆足爲心腹之患。而使其主義不能達。奉張雖敗。然猶據有關外三省。勢力雄厚。非一時所能討滅。祇可徐以待之。而粵又遠處南疆。道途遼遠。進兵殊難。亦非徒恃武力所能集事。然佩孚殊不欲長此相持。頗欲別出途徑。俾得早定粵局。專心對付東北也。會粵中陳炯明。雖爲中山舊黨徒。然所持主見。微與中山不合。

又以羽毛已豐。頗思謀自立之道。而中山待之。亦不如待許崇智胡漢民輩之信且專。佩孚聞之。乃大喜。曰。平定粵局。其在是人矣。卽遣代表赴粵。密說炯明。復誘之以利。動之以詞。竟與訂成密約而還。自是以後。孫陳之交日疎。孫自孫而陳自陳。絲毫不相聯屬矣。已而粵軍討桂。大功告成。中山在廣州組織大本營。以陸海軍大元帥名義。出師北伐。聲勢殊爲驚人。也。顧炯明殊反對其事。復不發一餉。不給一彈。事事陰掣其肘。以爲抵制。北伐軍之始終不能前進者。此亦其一大原因。而炯明實有力也。於是中山大怒。率師突然回省。下令免去炯明本兼各職。炯明殊不防有此。亦頗驚皇。卽率其所部精銳。星夜奔惠州。喘息略定。乃令其部下葉舉。向中山作反戈之舉。中山不能抗。亦倉皇出避。軍艦上。佩孚聞之。撫掌微笑曰。今而後。粵不足平。去統一之期不遠矣。厥後。中山雖重復入粵。建立政府。因以炯明之躡其後。雖日日空言北伐。終未能有所作爲。於是佩孚南顧之憂頓紓。而對於經營粵局一事。蓋彌爲躊躇滿志矣。

第三節 巡閱三省

曹錕既進位總統。所遺直魯豫三省巡閱使一職。卽以佩孚坐升。此固自然之趨勢。無足怪者也。而溯其由。營長升至今職。其間相去不過六七年。升遷之速。官運之通。可謂一時無兩。其在常人。鮮有不驚喜欲狂者矣。而在佩孚。則殊處之淡然。當命下之日。羣官爭先趨賀。佩孚輒含笑相謂曰。以常情言之。諸君賀

我當耳。然以我素志言之。則相左甚矣。蓋我固嘗宣言於外。願以我之實力。爲國捍衛。爲國宣勞。而於一切虛榮。內而總理總長。外而巡閱督軍。皆非己所願受。且不存絲毫企慕之心也。今兩湖巡閱使之不足。直魯豫副巡閱使之不足。復有今命。我竟靦然受之。人其謂我何。然以元首倚畀之殷。眷顧之隆。復爲策進軍事計。又有不得受之勢。然而一迴顧我夙昔之志願。並我前日之宣言。則殊內愧於心矣。諸君何賀我爲哉。羣官聞言。咸服其襟懷冲淡。相與默然而退。未幾。乃就直魯豫巡閱使任。而仍駐節於洛陽。且於使署內部。不過爲體制計。僅略易其名稱。初未多事更張。蓋其素性喜注重實際。不如他人之專務外表也。而兩湖一席。則讓之蕭耀南。實則蕭亦居於肘腋之下。徒擁虛名。指揮操縱之權。仍握於其手耳。於是吳大巡閱使之威名。更洋溢乎海內矣。

第四節 力謀統一

佩孚與奉交鋒。旣一戰而勝之。又與粵中之陳炯明携手。得紓南顧之憂。於是更以統一大局爲全提。見湘川二省。內部情形皆極複雜。頗有機可乘也。則其目光益復注於是。會湘省內亂忽起。趙恆惕星夜率隊退出長沙。頗有不保其位之勢。佩孚乃遣代表密往說之。願以餉械爲助。助其回省。趙當佩孚駐軍衡州時。固有信使往來。非漫無交情者。至是。見佩孚之有助於己。能爲一己地位。增加勢力也。則亦領首報

可。密約既成。佩孚果以餉若干。械若干爲趙助。趙得之。聲勢爲之大振。部下皆樂爲用命。而佩孚又別遣精軍駐于湘邊。遙爲趙之聲援。由是趙得以兵肅清境內。將反己者一掃而空。重回省垣。事後雖有謝絕北軍入境之一電。然北軍卽不入境。湘省在實際上。固已不啻爲佩孚所收有。置之屏藩之列矣。所謂自治省分者。不過表面上之一種虛名耳。湘事既定。佩孚復移其眼光於川。川中各將。黨派最爲紛歧。此起彼仆。爾覆我興。在此光復以來十數年中。固已見不一見。佩孚卽視之爲利用之機會。而其時適有劉湘。楊森等人。皆在川中頗有潛勢力。惟尙鬱鬱不得志。未能有所大發展。吳卽以助械助餉爲條件。先後與之聯絡。而已以援川爲名。暗遣軍隊。遙爲之助。如是經營者可數年。卒將表同情於南方。握有川局重權之熊克武推倒。而楊劉二氏。公然受北政府之要職矣。雖就全川而言。一時尙未能卽歸統一。然已成牽制之局。其不足爲北方之患。則固明甚。此固吳佩孚之得意手筆也。蓋亦煞費苦心矣。自後。佩孚復有援黔之舉。會以東北風雲起。爲之略形停頓。然其力圖統一之心。固終始如一耳。

第八章 奉直再戰時之吳佩孚

第一節 奉召入都

江浙風雲起。奉張以三角同盟故。亦起而作響應之舉。由是東北風雲。爲之驟緊。曹側諸人。如馮玉祥。如

陸錦。王毓芝等。雖亦具有軍事知識。然皆未敢單獨當此重任。卽曹亦以茲事體大。未敢輕信諸人也。因發電召孚佩及王承斌入都。佩孚得電。初頗不欲卽行。復有人謂。此非直皖直奉兩役所比。不如暫居洛陽。看北京之應付。再作第二步之計。旋見奉事實有逾逼逾緊之勢。而曹電又雪片而來。十分懇切。有君如不來。我卽捨去等語。因卽毅然一行。并挈眷及重要職員以隨。蓋將在京小住矣。車至保站。卽有府曹所派之李彥青等。前來相迎。在地軍政各長官亦上車相見。至津站亦如之。比抵北京。則鵲候站上歡迎者。多如過江之鯽。有總統代表。總理代表。各部總長。公府各重要人員。以及軍警各長官。頗極一時之盛。佩孚下車。與陸錦。王毓芝等人。略作數語。餘僅頷首而已。而其態度。則較直皖直奉兩役入都時。尤爲嚴肅。雙眸奕奕有光。威稜彌足攝人焉。時已夜午。卽坐公府三九一號紅牌汽車。馳至國務院四照堂。蓋政府爲其所備之行轅。謝絕賓客。假寐片頃。翌晨。卽入覲府曹。曹含笑謂之曰。子玉若受累矣。佩孚謙謝。時新就職之各國務員亦在座。故佩孚未有所言。僅向諸人一一握手寒暄而已。旋即退出。馮玉祥往見。談甚久。蓋皆關東北軍事計畫者。其餘諸人。因爲規定見客時間所限。僅獲與其代表一談耳。佩孚又以四照堂太華麗。非己爲軍人者所宜居。擬遷居他處焉。

第二節 軍務會議

佩孚未來京之前。府院關於對付東北問題。已略有所擬議。然皆不敢決定。迨佩孚既至。乃於府中開一軍務會議。除總統總理。府院各要人外。重要軍官。有佩孚及王承斌。馮玉祥等人列席。衆既就席。總統即首先發言曰。余老矣。無能爲也。關於此次軍事處置。擬請子玉孝伯（王承斌字）二人擔任。并全權辦理。余概不過問。佩孚承斌聞言。即起而謙辭。總統強之再三。始各首肯。隨開議。決定對奉下討伐令。并組織討逆軍。將各路司令議定。亦即下令。當時開議。某閣員主張討逆總司令。以次之命令。應由曹氏用大元帥名義。以軍令形式發表。不必明發。不必由閣員副署。又有某閣員主張。謂奉張三年以來。已不隸屬中央。不必用明令討伐。又謂即退一步而言。必欲討伐。亦只應由總理陸總副署。不必全閣署名。然此種種議論。皆未能通過於府方。而佩孚亦以爲明令發表。更爲名正言順也。故結果仍一一明發。當分送副署時。院祕書長又曾密勸某閣員。謂不必再持異議。使府方不悅。蓋某某數閣員。對此次軍事結果。頗甚懷疑。不欲由內閣負責耳。至於兵站問題。在府方本預定設總兵站於豐台。而以李彥青爲總監。佩孚則謂不必另設。但由省區長官負其責任。故有三省一區後方籌備總司令名義發表。而將兵站總監取消矣。總之。此次軍務會議。各事成取決於佩孚。餘人但拱手聽命。不敢有所主張耳。

第三節 二次討奉

命令既下。佩孚爲討逆軍總司令。而王承斌副之。各路司令。咸聽其指揮號令。威權之大。聲勢之赫。一時莫與倫比焉。曹氏并擬以大元帥職權。令佩孚代行。且調取陸海軍大元帥旗之圖樣。特新製一旗以授之。蓋明其已將全部軍權付之佩孚矣。而佩孚深感知己之遇。又以大敵當前。有滅此朝食之概。故亦自任不疑。而所謂海疆防禦者。至是自亦屬吳之管轄下也。故人謂此次戰爭。可謂爲吳張對壘。實則此次戰事。如舍佩孚而他求。究亦無足當總司令之任者。蓋府中各要人。調遣一切。皆不如佩孚。戰事發表兩旬以來。已極感困難。故不得已而求教於佩孚。於是前此軍事大權在機要處軍事處者。自此令一下。全移至四照堂。而曹側諸人。卸却千斤重擔矣。至於佩孚此次討奉。亦頗認奉方爲唯一大敵。未可輕視。故欲傾直魯豫熱之全數軍隊而對付之也。

第四節 作戰計劃

佩孚既受討逆軍總司令之重任。卽於戰事。有所部署。將前綫分爲三軍。後援共定十路。茲將其編制內容。撮要言之於下。第一軍。爲彭壽莘之十五師。駐紮臨榆。日久。久爲勁旅。爲王維城之二十三師。自旅長以下。皆王承斌舊部。爲董政國之第九師。多半係袁世凱時代模範團所改編。第二軍。爲王懷慶之第十三師。及劉富有之第二十五旅。而劉府方倚畀甚深。因特派爲總指揮。兼熱河軍務幫辦。此外尙有二十

餘營之毅軍。第三軍爲馮玉祥之第十一師。及張之江之第七旅。李鳴鐘之第八旅兩混成旅。此軍全在馮勢力之下。此次出陣。擬不望喜峯口。而由古北口入熱河。作長途行軍。須七日始達赤峯。其援軍十路。第一路爲曹錕之二十六師。第二路胡景翼之陸軍第一師。第三路張席珍之第六旅。現屬於第三師。爲佩孚親手訓練。十路中。此路最稱雄勁。第四路楊清臣之第二十四師。係張福來舊部。該師除留豫外。楊得直接指揮者。當有一團。第五路靳雲鶚之第十四師。已調援蘇齊。分駐徐淮一帶。一時不卽調動。第六路閻治堂之第二十師。本駐紮潼關以西。此次調動一旅。填紮洛陽。其餘第七至第十路。各有防地。一時不卽調動。至其防禦計畫。則在豐台設立總兵站。集合十路軍隊。而將前綫劃爲三大防區。一榆關。二喜峯口。三朝陽。由十路軍隊分任迎擊奉軍。第一防區。除由彭壽莘第十五師擔任外。吳自有之第三師。亦開赴山海關。第二防區。除由原駐軍隊前進外。胡景翼之陝軍第一師。亦在豐台開拔。前往第三防區。由第十三師協防外。閻治堂之第二十師。亦開赴熱河。對於作戰計畫。既周且詳。蓋不知幾費籌度。始有此具體辦法焉。

第五節 宣布主張

佩孚以向奉進軍之日切迫。不可不向外作一宣言。以明其對於時局之主張所在。乃招待東方通信社

記者於國務院。向之言曰。此次戰亂。原因複雜。夫徐世昌既倒。而正式總統就任。此中國之憲法所許也。各省自當一律歸附中央。是張作霖對盧事件。應無容喙餘地。且張於十二年爲直軍所敗。而直軍所以不追者。無非期張之悔悟。爲直軍之寬厚處置也。張乃不察。比來一意反抗中央政府。課東三省人民以重稅。俾三省人民。歷嘗塗炭之苦。今復發生事變。是彼明與中央政府爲難也。故張作霖而早日下野。則事尙可挽。若彼猶戀戀於現在之地位。始終欲反抗中央政府。則斷斷乎不能不驅之下野矣。吾人於此際。決當徹底的懲創之。若彼果下野。則不獨爲東三省人民之幸。且於日本在滿洲之利益權利。所關亦必非少。今欲掃滅奉軍。確信自今日始。有二月之光陰已足。至浙江方面。已內定以孫傳芳代盧爲督理。夏超爲省長。將加任命矣。川湘滇方面。亦有騷擾之報。湖南現因憲法之修正。雖甚紛擾。然此不成問題。四川雲南。則結局亦將以本省決定本省之事。至於廣東。則結局當由葉舉林虎洪兆麟分治之。陳炯明恐無此能力也。今爲奉天總攻擊實現之時。當由南滿鐵路開始。凡日本之種種設施。務令保持平時之狀態。期無遺誤。言時。微含笑容。而其意向之堅決。時時於言外表露。此固佩孚之恆態也。

第六節 內部變化

當佩孚既率大軍出發。與奉軍對壘於榆關。勝負猶未遽分也。忽有一警報傳來。則直軍第三軍總司令。

馮玉祥已率師潛回京師。包圍公府。通電反直。作倒戈相向之舉矣。先是佩孚與馮至莫逆。曾訂金蘭之好。第一次直奉戰爭起。馮舍陝西督軍之地盤。千里赴援。直系聲勢爲之一壯。復芒鞋赤足。與佩孚跣步不離。共同作戰。當時二人關係之密。蓋可想見。及既大敗奉軍。佩孚爲直魯豫巡閱副使。馮亦得爲河南督軍。可謂如願以償。以金蘭至契。復爲志同道合之人。一旦共事一方。宜可沆瀣一氣矣。不圖忽以細故相齟齬。佩孚性固剛愎。遽奪去馮之督軍。而使政府改授以有名無實之陸軍檢閱使。爾時馮之憤懣可知。而嫌隙乃成。惟馮仍懼於佩孚之勢。不敢卽有所表示耳。迨此二次直奉戰爭起。佩孚亦恐馮不忘前嫌。將有貳心。特以第三軍總司令畀之。名示推心置腹。實則調之使遠耳。馮固黯甚。欣然受命。率師出發。實則逗遛於古北口不進。而在暗中將兵士逐步運回耳。至是布置既定。乃遂發難。佩孚得是報。雖仍鎮靜如平時。然消息驟傳。軍心已亂。不復能與奉軍作戰。不得不作退兵之計。

第七節 翩然下野

當佩孚自榆關退師之日。京津一帶。已爲國民軍所佔。不復爲直系所有。而九門失。榆關陷。奉軍又追躡其後。爲勢乃至狼狽。既抵天津。所部已喪失其泰半。然佩孚不顧。卽在津組設計逆軍總司令部。謂奉曹錕密諭。囑其代行大總統職權。隨有大批命令發出。當時天下爲之一震。顧天津非用武之地。而敵方之

勢亦殊不弱。且阨於庚子之條約。須離津二十里始能作戰。使團一再通牒。促其離津。因此佩孚討逆之志。終不得達。乃復乘艦至鄭州。固其舊日之根基地也。詎在豫之愍玉琨。此時已傾向反直派。勢力張甚。不復受佩孚之約束。頃之。遽致牒佩孚。限其二十四小時內出境。此時佩孚之軍隊散處四方。在其左右者。殊不多。自顧兵力單弱。實不足一戰。乃翩然離鄭。而至豫岳交界之鷄公山居焉。此不可一世之英雄。遂以下野聞矣。旋復移居泅川艦中。停駐岳陽。詩酒陶情。頗有與世俱忘之概。

再英雄 吳佩孚 下編

卷下 吳佩孚之軼事

一 吳佩孚用計懲武夫

佩孚以泮宮秀士入保定武備學校肄業。時靳翼青適爲中班教員。每逢上課。教員口中所述。佩孚輒筆錄之。纖悉靡遺。靳氏偶過自修室。見佩孚必在其中。把卷呶唔。孜孜矻矻。好學迥異常人。由是極器重之。師生之間。結契甚深。迨至畢業。知弟莫若師。佩孚之出身寒素。生計艱難。早在靳氏心目中。既知其貧困。安忍作壁上觀。遂引薦於王士珍。時王適提督江北。挈佩孚至任。命爲差遣。未幾。升任傳宣之職。猶督撫署之巡捕也。遜清時之提督外放。爲武職中之極品官。凡屬行伍中人。過其地者。例須到衙參謁。若不循行是禮。卽爲藐視長官。可以干參。時當炎夏。酷熱逼人。士珍體素癡肥。每當盛夏。恆露肘跣足。手執蒲葵扇。偃臥芭蕉葉上。以消永晝。凡此時來投刺晉謁者。輒遭拒絕。復揭一布告於轅門口。時值盛暑。各屬員苟非有緊要事件者。不必來轅投謁。暫免照例參謁一月。如有緊要軍情報告者。隨到隨見。不在此例。旋有狼山守備某。投轅參謁。號房持刺白諸佩孚。佩孚曰。日已卓午。將進午餐。大帥未必肯延見。可告以明

日清晨來謁也。號房曰：已經擋駕。奈該守備性情憨直，竟指號房門首揭示之，隨到隨見，四字相詰責，令人殊難致辯。彼并云：有巡防要政，將以稟告大帥，設不爲之通報，一旦有誤軍情，誰尸其咎。佩孚曰：彼一守備耳，敢在提督轅門如此狂妄耶。當有以薄懲之。乃卽入見士珍。時王八簋羅列，正在舉箸之際，佩孚稟曰：現有狼山守備某請見。士珍曰：自公退食，稍偷片刻餘暇。至于延見賓客，上午例有定時，爾供職於斯者已久，何尙不知耶。佩孚曰：早經擋駕，惟彼云：有要事求見，不可稍緩。反誣部下爲弄權，不肯爲之通報，所以務請大帥傳見。士珍聞之，心滋不悅，悻悻曰：傳其來。守備小心翼翼，趨步入謁。士珍盛氣謂之曰：老兄有何要事，刻不待緩，乃爾。當此世際昇平，竟敢謊報軍情，聳人聽聞，豈欲賣弄一己之材幹乎。本提督正值進餐，故飭人擋駕。老兄竟不相容，反誣我隨從有意拒絕，圖謀索賄，是何言語。不念前功，定施懲戒，速去休。有事明日來報可耳。言竟拂袖而起。守備唯唯而退。孚佩機變之才，於此可見一斑。

二 吳佩孚出獵遇游手

大丈夫出處，有遇有不遇。佩孚之得爲靳氏弟子，可謂相遇知音，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旣列之桃李班中，化雨春風，滋其潤澤，復提挈援引，登之雲路，此固佩孚之幸也。然人之顯晦，有定時。佩孚雖得以翼青之推薦，置身軍界，然當第七鎮歸張敬堯統帶時，佩孚僅爲營長，而敬堯本一卑鄙無耻之軍人，特得與

援。竟任此統帶之職。趾高氣揚。不可一世。佩孚見其不學無術。遽躋高位。嘗非笑之。適被敬堯心腹所聞。以告敬堯。敬堯恨甚。欲革其職。奈無過失可尋。佩孚善於觀人。見敬堯之如是待己。明知不能久安於位。乃借出獵以自遣。時值暮春。細柳營前。東風送暖。佩孚手持獵槍。步出營門。行行重行行。不知路之遠近。好鳥呼朋。野花解語。快哉此游。脫盡骯髒氣。飄飄乎有出塵之想。時或倚孤松而盤桓。時或登高崗而舒嘯。擊槍桿而吟從軍之什。一般村夫野老。覩之見其身穿戎服。肩荷槍枝。目爲異人。咸來問訊。佩孚以獵鳥對野老曰。此間都屬田疇。少鳥獸之迹。去此十餘里。則皆樹木蒼鬱之區。鄉間獵戶。都於此中謀生活。飛禽也。走獸也。獵得十數具。背荷入城。售諸市肆。得錢易升斗。買魚沽酒而歸。其樂陶陶。盍往一試乎。佩孚領首謝之。隨其指示之路。信步而前。田禾盡處。耳畔忽聞謾謾松濤聲。舉目諦視。長松翠柏間。有一羣飛鳥。啁啾跳躍於上。乃卽實鐵珠於槍。砰然一聲。墮地者三數具。攀折柳枝。貫而曳之。槍柄復前行。一望曠野。佇足閒眺。瞥視一鳥自空際翱翔而下。又實珠於槍而射之。于是砰然一聲。卽見一鳥墮於地。拾而視之。足繫金鈴。不類空中野鳥。正在疑訝間。忽有壯者五六人。汹汹而來。謂佩孚曰。此鳥乃吾儕豢養之獵禽。飛入空中。能搏鳥供人之口腹。今乃喪汝手中。槍傷儼然。顯係彈擊所致。速償我。否則定不與汝干休。佩孚謝過不遑。忙自身畔取出銀蚨十翼。授之曰。願持此爲壯士壽。以作購禽之需。幸恕吾鹵莽也。諸

壯士見其身穿黃色軍衣。知其爲軍人也。受其償金。不與之較。哄然如鳥獸散。佩孚亦揚長而歸。

三 吳佩孚絕糧得天助

佩孚居敬堯部下。如水火之不相容。急謀他去。時適值光復之後。遜清招練之新軍。全歸部轄。第三鎮統制。本屬曹仲珊。民國軍制。改鎮爲師。師長一席。當然仍屬諸曹氏。而三師之名譽。自劫掠京津後。已一敗塗地。曹氏時深憂慮。於是不得不物色新軍人材。以資整頓。聞佩孚屈居於張敬堯部下。鬱鬱不得志。乃托人招致之。時靳雲鵬適爲公府顧問。曹爲整頓三師事。屢謁靳氏。與商辦法。并懇靳氏介紹稱職軍官。靳氏曰。軍官資格。畢業於吾國武備學校者。居十之六七。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者。暨振武學校者。居十之二三。而所具軍事學識。國內畢業者。實較勝於日本畢業者。現在第七師充當營長之吳佩孚。係保定武備學堂畢業生。新軍智識頗優。何不羅致之。曹氏曰。此人聞名已久。本欲招之使來。今吾公又稱其才。定屬英俊無疑。卽當修書招之。遂命左右。繕速駕之書。逕由郵局遞寄第七師。適爲敬堯所得。拆閱之。大愕。蓋函中譏敬堯爲不學無術。難勝此師長之任。閱後。匿之懷中。密囑軍需處。嗣後吳營長部下餉糈。未受本師長命令。不得擅發。軍需長莫明其故。只得唯唯聽命而已。頃之。孚佩部下之餉。兩月未曾領得。羣情惶惶。咸向佩孚詰責。佩孚轉索諸司令部。軍需長曰。中央財政困難。羅掘殆盡。本師餉糈。亦已積欠數

月。只得暫緩發給耳。佩孚唯唯而退。歸營後。見五百兵士。嗷嗷待哺。佩孚爲之目擊心傷。又慮若輩挺而走險。則一生之名譽。亦隨以俱盡。思至此。心中宛如轆轤一般。旋轉不定。及歸寢室。伏枕不能成寐。披衣復起。時值深秋天氣。明月一輪。當空皎潔。乃至中庭步月。以消長夜。忽覩一道光芒。自庭隅花隴中發出。繞其足尖而過。大異之。急躡其後。見光芒復入花隴而沒。佩孚卽抽指揮刀。隨光下掘。約丈餘。刀頭錚錚然不復能下。去泥視之。乃寸許厚之石板。以手舉之。石板下現銀一缸。佩孚初疑夢魘。仰視中天。星斗橫空。俯視己身。人影亭亭。實不是邯鄲道上。乃呼兵士。將銀錠運入室中。約得萬餘金。衆兵士歡顏畢露。佩孚卽查點花名冊。將所欠兩月之餉。悉數發給。而斬雲鵬介紹之書。又適至。遂辭去營長之職。別敬堯。而投入曹鏡之部下。

四 吳佩孚戒酒絕嗜好

人生天地間。非能絕無嗜好。愛名者嗜好榮譽。愛利者嗜好金錢。尙武者嗜好刀槍。尙俠者嗜好仁義。更有嗜酒若命。嗜痴成癖者。由是以觀。嗜好之性。雖同。嗜好之物。各不同。此乃造物弄人。非個人所能自主者也。佩孚爲當世之英雄。嗜好之性。迥異常人。不嗜聲色。不嗜貨利。當其未曾投筆從戎之時。素性極喜。頗嗜杯中物。每於抑鬱無聊之際。輒借酒澆愁。以消塊壘。然此乃大丈夫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初非放

浪形骸。終日在醉鄉中討生活者。所可同日而語。嗣後入軍界。營中例不飲酒。卽與杜康下絕交書。偶爾親朋宴會。有稔知佩孚少時好飲酒。欲與之猜謎行令。佩孚必逃席去。告人曰。古人有云。酒能誤事。軍情瞬息萬變。設一歡呼暢飲。酒醉如泥。一旦事變猝生。試問此沉溺於醉鄉之人。能勝此殺敵之任否。予非不喜飲。緣職責攸關。未便破戒也。或又有人問之曰。將軍亦有所好乎。佩孚曰。嗜好根諸天性。吾豈能免哉。惟吾生平。以無一嗜好爲嗜好。除盡我天職之外。他事無所動於中。此真吾之嗜好也。或人無言而退。

五 吳佩孚相馬具異術

古時戰法。尙武功。不尙火器。臨陣時。全憑身手之矯捷。騎下之迅速。則事事爭先。着着勝人。若關壯繆之。一生功業。半借力於所坐之赤兔馬。正史中雖無紀載之足徵。而偶稽野史。歷歷可考。晚近之世。戰爭之道。愈趨愈烈。等性命於鴻毛。憑槍炮作利器。復經一般科學家之發明。若飛機潛艇等之軍用品。出奇制勝。直有驚天地泣鬼神之慨。所以臨陣之道。亦復變更舊制。以炮隊作先導。以騎隊作衝鋒。佩孚旣推新軍將才之第一人。世界軍制之變更。軍械之改造。自深切於心。日日從事研究。不特此也。凡屬軍需各品。無不事事親裁。苟遇不良之物。務必改良而後已。卽如軍馬一項。向由承辦者。至關外購買。運至各省。分派各營。歷經檢選。良馬均爲藏匿。承辦者則居爲奇貨。另覓主顧。求善價而沽之。最上乘者。一騎需值千

餘金。次等者亦需值數百金焉。佩孚於民國四年入川平難。道路崎嶇。巖岫峻削。每與敵遇。出全力搏擊之。敵輒披靡而遁。奈騎隊不力。追剿弗及。以致川亂蔓延不已。至積一年之久。方得收復綦江。佩孚身受其苦。頗思對於相馬之術。加以精密之研究。自後凡遇相馬之書。不惜出巨價以購之。旋得伯樂相馬法一卷。寢饋其中者累月。深得其傳。於是每屆購馬之期。必親爲物色。能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販馬者皆不敢以劣馬嘗試之。一日佩孚偶過某磨坊之門。見一黑色驪駒。前蹄高過後足。兩耳轉側不已。知非凡品。乃過坊主曰。此馬能出售否。坊主曰。將軍旣愜意。安敢居爲奇貨。惟此馬野心難馴。狡焉思逞。騎之宜加審慎。佩孚卽出二百金購之而歸。施以銜勒。飾以鞍韉。試之於曠野之中。果然出腿之迅速。宛如逐電追風。佩孚在馬上。耳畔微聞呼呼之聲。一剎那間。已往來三十里。不費絲毫力。歎曰。此誠千里馬也。伏居轅下。其誰識之。今幸天假之緣。與我相遇。嗣後疆場有警。乘之司指揮。可無慮也。

六 吳佩孚雪夜贈寒衣

佩孚出身寒素。椿萱早謝。年幼之時。備嘗困苦。迨至武備學校畢業後。先爲江北提督暨第七鎮之差官。後充張敬堯部下之營長。由下而上。登高自卑。軍中苦况。事事親嘗。故其待遇部下。如家人父子然。非若一般跋扈將軍。擁美妾。居大廈。酣歌醉舞。日日消磨於風月場中。而不與士卒同甘苦者。所可同日語。尤

可貴者。部下健兒。無論直接統屬。間接指麾。得見佩孚之顏色。舉欣欣然。鵠立兩旁。聽其號令。供其指使。莫不心悅而誠服之。宜乎以此攻城。無城不克。以此攻敵。無敵不摧。客歲在湘南戍守時。適當寒夜。大雪紛飛。積地厚尺許。佩孚啓營門。踏雪夜游。西風怒吼。寒凜之氣。逼人肌骨。蹙足而前。至各營外。佇足竊聽。但聞一片號寒之聲。咸謂章身軍服呢質太劣。不能禦此嚴寒。奈何奈何。佩孚聞言。不忍之心。油然而生。翌晨。親赴市肆中。出囊金購買厚呢若干匹。交軍衣所。限三日。製成大衣數萬件。遍給諸部下。衆士卒得此挾纒之恩。寒冷之氣盡消。無不歡聲雷動矣。

七 吳佩孚單騎探敵營

湘省戰禍。馮段二氏。實階之厲。有識者無不知之。既不能爲段氏恕。亦不能爲馮氏原也。旋經徐東海以大義責曹錕。命其爲維持老北洋派面子計。克復湖南。曹卽派佩孚爲前敵總司令。率師出發。逕往湘省。佩孚初抵岳州時。謠言蠭起。謂長沙城中。新自廣東運來大炮十尊。飛機數十具。軍容赫赫。不易敵也。佩孚聞之。疑信參半。乃於黑夜。潛易服裝。單騎往探。至城下。投逆旅中稍憩。翌晨。喬裝入城。盡窺底蘊。大炮飛機。均屬烏有之談。最可笑者。譚延闓以一書生。執兵符。不諳戎機。措置乖方。部下劉林趙諸人。各自爲謀。所列營寨。不相聯絡。一鼓而擒之。猶反手也。乃返身至岳。發令總攻擊。遂得以二日夜之血戰。長沙爲

其恢復也。

八 吳佩孚受金辱使者

安福盛時。小徐爲該黨之魁首。黨中分子。盡屬市井小人。日惟搜刮金錢。以資揮霍。復從憑老段小徐。借外債以供私囊。任其浪用。老段三上舞臺。均至不歡而散。於是大借外債。專以金錢收買人心。小徐既聞佩孚之大名。豈有不思聯絡之理。卽籌費三十萬元。修書致送於佩孚。佩孚含笑受之。并設盛筵以款使者。酒酣傳令全部士卒領賞。一剎那間。赳赳武夫。排列筵前。幾無隙地。佩孚以三十萬贈金散給之。頃刻而盡。附掌大笑曰。此等不義財。某視之如糞土。惟旣承城北公美意。遣使相贈。卻之不恭。受之有愧。以此賣國之財。賞給衛國之士。處置自謂頗當耳。煩貴使歸語城北公。嗣後勿再以此阿堵物。炫己之富。汙人。之行。徒貽人以笑柄。須知吾輩乃愛國男兒。只知有國。不知有家。金錢身外物。非所欲需。自問吾心。可質天日。部下聞言。始悉底蘊。咸持金歡呼而退。使者此際如坐針氈。食難下箸。酒不沾唇。滿臉羞容。殊難遮掩。乃卽辭席去。歸報小徐。并將佩孚傲慢情形。詳述無遺。小徐曰。此等狂夫。不受人之擡舉。當設法剪除之。方知吾輩之手段。此日純粹善意。且我遣使贈金。全爲善意。何負於彼。不受儘可原璧歸趙。竟敢弄此狡獪。領我贈金。辱我使者。實屬欺人太甚。使我掬盡西江之水。不足洗滿面之羞。恥孰甚焉。言竟。意猶不

勝悻悻。

九 吳佩孚祝壽做貪官

官場惡習。惟前清爲最深。入民國後。治體改革。庶政刷新。凡屬前清宦海中舊染之惡習。自表面觀之。似已滌除淨盡。孰知革於面者。不革於心。一般腐敗官僚。依然陽奉陰違。甚至變本加厲。駕前清而上之。他事姑勿論。卽就做壽而言。前清時。下屬之孝敬上峯。只聞五秩六秩七秩八秩九秩。謂之大慶。例須集資晉祝。以博上峯之歡心。壽禮每分一二百元。至五六百元。視交誼之厚薄。定祝儀之多寡。而今專制變爲共和政體。未有進步。而軍民兩長之做壽。進步特速。前清時上峯散生日。例不祝賀。今則不然。一年一度。均須祝賀。屬下清貧。疲於奔命。其壽禮之厚重。幾乎什倍於前清。若皖派之某督。竟有買美妓以相獻者。吾不知其用意何若是之周到也。張敬堯爲貪財好貨之尤者。做壽之舉。理所不免。民國八年秋季。適逢四十初度。安福部員聞之。爲之撰壽文。徵壽詩。湘省一般下級官僚。或往京華招名伶。或往蘇浙辦願繡。或製磁器。或購古玩。紛紛擾擾。碌碌忙忙。奔走道路。喧傳全國。其時佩孚尙在湘南戍守。以血戰長岳之大功。當久戍衡陽之苦役。督軍界之敬堯。地盤歸之皖派。其心中之缺望。爲何如哉。况敬堯桀傲不仁。縱容士卒。擾害閭閻。佩孚旣爲救民水火而來。驅逐南軍。黎庶漸有來蘇之望。詎知堂堂軍政長官。肆意搜

括。不遺餘力。佩孚目擊心傷。大不謂然。屢次致書忠告。無如敬堯怙惡不悛。置若罔聞。今屆四十初度。大事鋪張。佩孚聞之。謂其部下曰。張氏督湘。括民脂膏。入其私囊者。已不可勝數。何竟貪壑無厭。又欲搜括同官屬下之資。名爲祝壽。實卽斂財。吾旣駐防湘省。不忍湘中有此敗類。當必有以儆惕之。遂卽密電敬堯。謂大帥四十壽誕。舉行祝嘏。佩孚當率領全師。晉省慶祝。敬堯得電大愕。立飭部下停止籌辦。一注大財源。竟被佩孚一電打銷。敬堯懊喪欲絕。及至誕日。部屬敬奉之壽儀。開單呈閱。敬堯悉以心領。璧謝卻之。佩孚亦太惡作劇矣。

十 吳佩孚演說醒愚民

佩孚戍守湘南時。四境掌軍者。皆爲安福系。幾有孤掌難鳴之勢。幸平日治軍有方。自恃無恐。仍得雍容坐鎮。未爲安福派陰謀所傷。三載久戍。除訓練士卒外。兼注意於平民政治。提倡不遺餘力。時於大庭廣衆間。登壇演說。以醒愚民。茲錄其演說辭如下。國於天地。必有自立之道。譬之草木。必先固其根本。然後施以肥料。資以灌溉。而枝葉始能茂盛矣。民者國之本也。欲樹立國之基。舍提倡平民主義。以固我四萬萬同胞之根本。其道末由。當此世界文明日進。德謨克拉西之學說。汹涌於東西大陸間。優勝劣敗之點。昭然若揭。而吾國政局窳敗。社會黑暗。政體雖經改革。貌襲共和。心尙專制。從前爲覺羅氏一人之私產。

而今爲各黨派私人之盜賊。變本加厲。興言及此。有爲痛哭流涕者五。吾輩軍人。試先以武人論。能死敵者。謂之兵。疆場效力。馬革裹屍。乃軍人之天職。臨敵畏怯。怕死貪生。乃軍界之敗類。國民出代價以養兵。軍人出死力以衛民。分所當然。乃九年來。內爭迭起。鬩牆之釁。兄弟相殘。南北本是一家。煮豆燃箕。相煎太急。究其內容。無非爲權利之爭攘。地盤之擴充計。不惜摧殘壯士。擾害閭閻。國基飄搖。國威墮落。頻召外侮之來。徒貽噬臍之悔。此可爲痛哭流涕者一也。政尙共和。主權屬諸國民。法美先進國。成例具在。三權分立。固爲民治之精神。而吾國當軸者。皆不直孟德斯鳩氏之學說。已越正軌。一息尙存者。惟此神聖不可侵犯之立法機關。選舉成立。人民宜出全力。持正不阿。投票公舉。宅心公正之士。以當其任。選舉得其人。足以福國而利民。吾國歷屆兩院之選舉。羣小鑽謀。賢人裹足。初選以酒食爲籠絡。複選以金錢爲代價。幾視辦選舉一事。等諸前清之開捐例。以致卑鄙齷齪之徒。僥雜其間。此可爲痛哭流涕者二也。平民主義。乃政治之極軌。我國既採用共和制。庶政公諸國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凡屬圓顛方趾之神農。苗裔。俱負有振興國家之重任。立法不完。宜如何重訂憲法。行政不善。宜如何嚴加監督。司法不良。宜如何設法整頓。其餘福國利民之要道。在在均須慎思而明辯之。庶克臻平民政治之盛軌。而今全國黑霧迷漫。未知何日得覩天日。此可爲痛哭流涕者三也。君子不黨。古有明訓。吾國自政體改革後。凡百庶政。

俱無進步可言。惟政黨之橫行。公然無忌。朋比爲奸。陰謀禍國。其害不可勝言。雖歐美各國。亦有組織黨派者。然純以愛國爲前提。遇苛政則合力攢絕。謀保民則異口同聲。不聞以奪利嚙益。爭權貽笑柄。而吾國一般政客。俱襲外國之皮毛。未識文明之真諦。日趨日下。愈出愈奇。而有安福黨之發現矣。黨首徐樹錚。本一市井小人。陰謀百出。眼光過人。知立法機關爲民治國之主體。欲遂野心。必先謀占此席。庶足以操縱政局。乃出其儻來之金錢。收買無數蠅營狗苟之徒。組織安福部。四出運動選舉。迨至國會成立。該部議員。遂占多數。不顧廉耻。直揭其名曰政黨。向政府乞助黨費。以供揮霍。無弊不作。無謀不遂。握財政交通之要樞。施賣國媚外之計畫。小者招搖納賄。大者鬻路賣礦。國家之財政竭矣。安福之腰纏盈矣。於是穢跡彰聞。醜聲遠播。凡有血性者。咸欲寢其皮而食其肉。全國汹汹。羣起反對。無如暗中有軍閥爲之護符。挾勢力以庇之。置輿論於不顧。此可爲痛哭流涕者四也。強隣逼視。國勢岌危。青島之爭持未了。聞案之交涉又生。弱國無外交。本屬國際之慣例。吾國外交之失敗。更較其他弱國爲甚。其故何耶。蓋以地處東亞。適與強國爲隣。彼方萬衆一心。百廢俱舉。國勢蒸蒸日上。限於版圖不廣。遂施其鯨吞蠶食之謀。而吾國適當其衝。寶藏於地。而不知採。民庶衆多。而不知教。老大中華。猶酣睡於半開化空氣中。己力之不求。徒持均勢主義。以自悞。癰疽將潰。藥石難投。國勢岌岌。有如累卵。青島保留。和議席上。已遭失敗。

直接交涉。不成問題。一線生機。只在國際聯盟。若冒昧提出。事前不加深思考慮。別圖挽救之方。另謀斡旋之計。東隣之讓步無望。列強之公道須結。日本外交。素以陰險狡猾勝。吾國師其法以還治之。事半功倍矣。若仍以和議席上手續對付之。只恐前車可鑒。復轍仍蹈。青島既失。獨立主權隨之俱失。即朝鮮亡國之雛形。此可爲痛哭流涕者五也。有此五者。苟不亟圖改良之策。國亡可立而待也。觀其演詞。固亦洋洋灑灑哉。

十一 吳佩孚教民墾荒土

佩孚戰勝長岳後。南北兩軍。劃界停兵。各不相侵。雖則和議未成。而干戈暫息。每日除訓練外。恆出營間步。以訪民間疾苦。可憐湘南各地。屢經兵燹。一片焦土。廬墓爲墟。田畝荒廢。不禁滄海桑田之感。而一般流離無告之窮民。露宿荒原。宛如哀鴻之嗷嗷待哺。佩孚怒焉憂之。乃謂之曰。天降厥凶。殃及湘南。小民何辜。遭此荼毒。父子離散。母女失蹤。水深火熱。靡有子遺。誰生厲階。軍人是咎。而今陽春又屆。將有事於西疇。與其作餓殍於曠野。何如竭勞力于田畝。播穀之種。耘田之器。欲貸資本。可向衡陽直軍司令部領取。本師長貯金以待。決不食言。幸毋觀望不前。自貽伊戚。轉瞬時機坐失。農事難爲。數十萬災黎。將填溝壑。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心殊不忍。我將去之。盍興乎來。湘難民間之歡聲雷同。遂往司令部領

款購籽種。購犁鋤。墾闢荒田。以資生活。偉矣哉。佩孚之政策。幾如起死人而肉白骨。宜乎湘民之愛戴不忘也。

十二 吳佩孚入夢殺奸人

語云。正人無夢。癡人說夢。夢之一事。似不當列諸軼事中。然而飛熊入夢。載在正史。賚予良弼。稽諸尙書。文王臯陶輩尙有夢徵。佩孚之夢亦類似也。當湘南久戍之時。求戰不得。欲歸不能。懊喪萬分。書空咄咄。以致日有所思。夜來成夢。栩栩然如莊周之化蝴蝶。神魂飄忽。一剎那間。如在京漢道上。目覩一般名利客。投車站。買車票。身穿華服。鼻架金鏡者。咸入二等車中。手持皮筴。形似商賈者。咸入三等車中。霎時汽笛鳴鳴。車將開矣。忽有一身穿車站制服者。窒息而入。搖手高呼曰。止。勿遽行。各司事。應曰。唯唯。而月臺上忽來顯者五六人。相繼入頭等室中。佩孚與之偕入。坐甫定。卽向前開駛。諸顯者唧唧噥噥。長談不已。佩孚側耳聽之。一西洋裝者。唇上鬚黑如漆。先開口曰。當此籌款困難。惟有鬻路賣鑛之款。可向某國抵押巨款。欲圖摧殘直派。置曹吳於絕地。非向某國借得大宗款項。無以驅策軍人。供我指揮。繼聞一人發言曰。老大哥之言。雖屬有理。奈全國輿論反對。新銀行團已成立。某國不能單獨借款於吾國。若再向之籌商。恐各國羣起反對。未成而貽人口實。將奈何。西洋裝者曰。新銀團雖已成立。某國頗持反對論調。若

與之單獨進行。苟有生利之抵押品。某國求之而不得。豈有拒絕之理。國與國之借款。本屬國家財政問題。只須約上簽字。即可發生效力。非若民間之借款付款時。須與債主見面。償還時景况蕭條。可籌商減成歸還。謂之講倒賬。某國既有兵力。足以服人。吾儕不與之籌商借款則已。若與之籌商。無不如願以償。爾何鯁鯁過慮爲。須知此次借款。係秘密進行。知其事者。惟財部中某某而已。在京政界中人。尙未能盡悉。遑論國人與新銀團乎。言下洋洋然。自鳴得意。佩孚聞言。驟然憤火中燒。距躍而前。挈其領而斥之曰。爾等媚外賣國。貽害同胞。居心何忍至此。羅掘俱空。私囊飽滿。可以已矣。何仍不知改過。猶欲施展陰謀。致國民於死地。天網恢恢。幸被我聞。去休。免在世間害人。言甫畢。卽抽腰際佩刀戮之。其餘數人。亦均被殺。車中血水淋漓。穢氣觸鼻。迨至車抵津站。路警蜂擁登車。將執之一驚而醒。回思夢境。依然在目。因拍掌曰。手刃賣國賊。洩吾心頭恨。真快事也。

十二 吳佩孚步月慰士卒

佩孚久戍湘南。欲請撤防。又未邀允准。大丈夫志在四方。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在佩孚熱心愛國。自無兒女情長。英雄氣短之慨。而步下健兒。遠戍三年。久切思歸之念。佩孚因迭電曹氏。固請撤防。情辭懇切。謂部下血戰之餘。又經久戍。將士思歸。且多怨言。旣經罷戰議和。南北本屬一家。並非外患仇讎。何須重兵

防守。中央對於大局。果能開誠布公。斷不至我虞爾詐。况湘督守土有責。所部軍隊。加我數倍。實足分布。何須另籌大隊。嚴防內地。如慮彼方乘機反攻。則師旅長當負調停之責。必使雙方妥洽。方行撤隊。斷不冒昧從事。輕啓釁端。若謂撤防太速。恐隳前功。則三載換防。不可謂速。自相殘殺。何敢言功。當此苦戰求和。久役思歸。乃數萬人之同情。非師旅長等之私意。師旅長等既有將兵之責。即知全軍疾苦。在中央距離稍遠。對於我軍前方疾苦情形。諸多隔膜。而師旅長等目擊心傷。斷不忍於膜視。若據中央來電。宣布勸慰。不惟無顏對數萬兵士。難於啓口。并恐激出意外之事。夙仰大帥愛惜兵士。情誼殷摯。務請據情轉電中央。俯准所請。幸勿耽延時日。羣情迫切。急不擇言。翹首瞻依。立待後命云云。曹錕即據情電京。旋得覆電。謂湘南各軍。近因撤防。多生悞會。且有調兵防吳之事。應即急電阻止。佩孚得電後。不勝悒悒。時值宵分。子身出帳。至各營前步月。藉探各軍官暨諸兵士之心理。蓋身為師長。統率全師數萬衆。務必週知兵心。方可措置裕如。迨至各營聽畢。無非久戍思歸之語。乃即入內。就各兵士臥榻之旁。勸慰之曰。吾今雖爲師長。昔年亦係行伍出身。士卒甘苦。洞悉靡遺。吾軍自前年開拔來湘。岳州之役。長沙之捷。幸賴全師將士。於槍林彈雨之中。矢衛國捍城之志。膚功克奏。大敵摧殘。本師長躬逢其盛。得叨衆人之力。以爲己功。何幸如之。岳長之役。傷吾健兒。爲數不少。興言及此。猶有餘痛。所以主張停戰。休養士氣。豈知作繭

自縛。久戍湘南。勞而無功。迭請撤防。均難邀准。本師長縱有週知部下之心。奈中央不諒軍士之苦。以致電請無效。撤防無期。吾輩軍人。既以身許國家。當以捍衛爲前提。家室之累。置之度外也。此間本非樂土。誰甘鬱鬱久居。無如迫於時勢。且住爲佳。俟有機會。即可撤防歸去也。衆軍士咸唯唯聽命而已。

十四 吳佩孚酒酣譏市儈

皖督倪嗣冲。爲晚近貪官中之巨擘。其未入仕途時。曾開設錢肆。盤剝手段。迥出尋常。每歲盈餘。可操左券。性喜漁色。至老年姬妾猶滿堂也。其在蚌埠時。搜括資財。不下數千萬。盡入私囊。所以家產較他督獨多。某歲。倪嗣冲因事赴津。曹錕與有同袍之誼。設筵款之。佩孚亦在座中。酒酣。曹謂倪曰。中央財政。困難已達極點。羅掘早窮。而借款又經各國拒絕。吾軍之餉。三月未曾領到。軍心惶惶。維持頗非易事。倪曰。兄弟部下之餉。係截留地丁捐稅以充之。倘遇不足。再向中央請款。故可省卻許多手續。幸無此病。佩孚乃攙言曰。善則善矣。大帥自爲計則得之。倘使各省相率效尤。中央財部幾如虛設。奈府院部屬皆將枵腹從公。何西南滇粵桂諸省。類皆作此手段。不料大帥亦尤而效之。殊嫌非是。倪督怒目相視者有頃。始答曰。皖省地質薄弱。農產物不多。終歲所抽國家之稅。甚屬寥寥。截留抵餉。不敷甚巨。猶別圖補救之方。爲顧恤政府起見。不事周折。子玉何以誤解。乃爾。曹錕知倪有惱怒意。卽以他辭亂之。并以目視佩孚。佩孚

會意。卽行避席去。翌日回湘南防次。不再與倪相晤也。

十五 吳佩孚解囊恤災民

直軍駐湘者。凡三閱寒暑。迨至直軍奉准撤防。譚延闓聞信。卽派桂軍司令吳劍學。湘軍旅長陳嘉祐。進逼洪江。陳元鈞繞道靖州。鳳凰。包圍辰谿。謝國光奪取武崗。與洪江取犄角之勢。使常德孤立無援。警信傳來。直軍已鼙鼓寥寥。擬拔隊北歸矣。一般貧苦農民。乃遮道攀留曰。吳將軍是萬家之生佛。駐防三載。安堵無驚。吾儕小民。纔得安居樂業。而今忽也北歸。棄我子民於水火而不顧。牙齋尙在衡陽。譚氏已躍躍欲試。湘民之痛苦又至矣。一霎時。哭聲震天地。佩孚進退維谷。行則湘民受苦。止則士卒思歸。繼思奉准撤防。公也。湘民攀留私也。公與私較。究難以私廢公。乃善慰之曰。軍人以服從中央命令爲天職。現既奉准撤防。萬難變更。戍守各地。另有重兵接防。爾儕勿用憂慮。言時。并解囊中金。每人給與銀元一枚。以資臨別紀念。湘民受之。歡呼吳將軍萬歲者三。始各如鳥獸散。

十六 吳佩孚通電詆代表

佩孚久戍湘南。停戰待和。頗望和議告成。俾得拔隊北歸。迨至朱啓鈴南下。與唐紹儀在滬上開議。佩孚亦曾發表偉論。贊助進行。無如事實法律。各不相讓。而兩方黑幕中。又均有人操縱之。咸以和議緩成爲

得計。所以遷延日久。和議終無進行之望。旋唐氏忽又提出五條辦法。中央不能承認。朱氏因憤而辭職。中央復電允准。并命朱速行北上。毋再逗留申江。于是頻年來各界渴望之和會。忽焉宣告中止。全國爲之騷然。各團體乃紛電中央。責其無謀和誠意。條件不合。儘有磋商餘地。何至遽撤代表。於是有續派王揖唐之命下。王爲合肥人。在袁氏當國時。組織共和統一黨。聲力頗大。旋即出任吉林巡按使。爲墾荒事。被孟恩遠所屈。不安於位。鬱鬱而歸。迨至段氏二次組閣。小徐勢焰滔天。王乃傾心結納之。兩人狼狽爲奸。而安福俱樂部發現矣。國會成立。以黨首資格。當選爲衆議員議長。及朱氏辭職。王乃繼任議和總代表。貿然蒞滬。全國譁然。誓不承認。電請中央收回成命。另間賢能。佩孚亦通電痛詆之。謂歷年來之痛苦。皆係安福部所造成。國人咸有可殺之想。和議乃正大光明之事。以此等齷齪小人。任總代表之職。安有公平可望。無如中央堅執成見。不允更換。以致和議無形停頓。卒無告成之日。殊可歎也。

十七 吳佩孚含冤聞警報

直皖戰爭之始點。實起於靳氏之辭職。靳氏與小徐同爲段之親信。段氏曾以靳喻冢子。徐喻小兒。靳氏素性忠厚。不尙陰險。與小徐相較。適成一反比例。兩人之性情。既涇渭之各別。而靳氏素惡小徐。暨安福諸首領。不願常相往來。與佩孚則函電互通。敬愛備至。旋爲小徐所悉。因仇佩孚。兼仇靳揆。覩面時雖仍

親熱。暗中則竭力排擠。於是靳氏難安於位。提出辭職書。曹吳聞之。出爲排解。邀集十三省代表於保定。開會議決。擁護靳閣。驅逐小徐。不數日。開去小徐之籌邊使。任爲遠威將軍。所轄軍隊。由陸軍部接收。形勢大變。小徐恐慌萬狀。即在安福俱樂部。召集各黨員。籌議對付之策。衆皆曰。速請督辦出場。逼總統下懲辦曹吳之令。否則掬盡西江水。難洗滿顏羞。吾儕位置。均危如累卵矣。段氏不恤人言。甘爲羣小所役。使立逼東海。下罷斥曹吳之令。東海初有難色。段以重兵圍公府。東海受此威嚇。逼不得已。乃將內閣送呈懲辦曹吳之令。蓋印發表。曹錕本有機關在京師。探悉其事。急足赴津。時過夜半矣。先入吳之帳中。卽以大總統之令授之。全文如下。前以駐湘直軍。疲師久戍。屢次籲請換防。當經電飭撤回直省。以示體恤。乃該軍行抵豫境。逗留多日。並自行散駐各處。實屬異常荒謬。吳佩孚統轄軍隊。具有責成。似此措置乖方。殊難辭咎。着卽開去陸軍第三師師長署職。并褫奪陸軍中將原官。暨所得勳位勳章。交陸軍部依法懲辦。其第三師原係中央直轄軍隊。應由部接收。切實整頓。曹錕督率無方。應褫職留任。以觀後效。軍人以服從爲天職。中央所以指揮將帥者。卽將帥所以控制戎行。近年綱紀不張。各軍事長官往往遇事。輒托便宜。罔遵節制。以致軍習日漓。紀律因之頹弛。嗣後各路軍隊。務當恪遵中央命令。切實奉行。不得再有違抗。着陸軍部通行遵照。此令。佩孚閱竟。愕然久之。卽持令與曹錕商。不數日。而直皖戰事之釁開矣。

十八 吳佩孚失意振精神

精神爲人身最寶貴之物。有精神則遇事勇往直前。無畏怯之思。拿破崙有言曰。字典中無難事。豈真無難字耶。不過精神充足者當之。不覺其難耳。既不覺其難。雖難而實易。無精神則遇事退縮不前。畏怯時形。天下盡難事。一步不敢前。因循坐誤。沒世而名不稱。無精神之弊也。然而無精神之人。亦可鼓勵其爲有精神。有精神之人。亦可消耗爲無精神。例有人也。精神頹敗。終日昏昏坐斗室中。或以有興致之事。或以有趣味之言。與之談論。未有不精神煥發者。無精神忽變爲有精神矣。更有人也。少年雄健。精神百倍。辦事異乎常人。忽焉聲色動其心。嗜好役其志。精神斲喪。有精神忽變爲無精神矣。佩孚當懲辦處分。下時。心中不免悒悒。顧轉念一想。以爲大丈夫立身天地間。當爲民除害。爲國鋤奸。富貴功名。均屬身外之物。得之不足榮。失之不爲辱。無用總總過慮也。由是精神依然如故。連籌帷幄。決勝疆場。日日從事。俟置。及至交綏一戰而捷。遂成蓋世之功矣。則皆佩孚平日早起早眠。寶貴精神。不事斲喪。有以致之也。

十九 吳佩孚逃席避說客

懲辦曹吳令發表後。保定方面軍心憤激。一意主戰。段氏知吳氏之不服命令。不肯將第三師交出。歸陸軍部管轄。又要求總統下討伐令。段之種種舉動。無非自居師出有名。而欲以違抗命令之罪。加諸佩孚。

也。東海以直皖同屬北洋派。竟欲自相殘殺。煮豆燃箕。殊屬無謂。所以始終保持和平態度。不袒皖。亦不袒直。而居間作調人。故當兩派將形決裂時。既勸段暫緩發動。又派張懷芝。姜桂題等。前往保定疏解。張姜二氏。先往謁曹。勸曹暫息雷霆。保全老北洋派面子。東海自願擔任調人。幸勿輕啓干戈。致貽天下笑。曹錕曰。東海之苦衷。予早深悉。惟此事老段欺人太過。爲庇一人。人唾棄之。小徐甘爲戎首。其如全國之輿論何。主戰之議。非吾本意。奈部下與吳師長。怒不可遏。誓欲滅此獠耳。張姜二氏。乃在逆旅中特設盛筵。邀佩孚往飲酒酣。與議調解事。佩孚掩耳不聞。急逃席去。二氏遂廢然而返。

二十 吳佩孚對客談時局

直派既戰勝。懲辦令即取消。吳佩孚之鼎鼎大名。從此不僅爲中國人所崇拜。即外國人亦皆曰。中國第一大偉人。於是凡關時局之事。咸欲聞其主愴。有某報記者往詢佩孚。現用何法。以解決此紛如亂絲之時局。佩孚答曰。國號共和。以民治國。欲求真正和平之解決。惟有組織國民大會。提交公議。此乃民治之真精神。惜乎吾國人民。灼知民治之真精神者。實不多覯。只恐一時召集。徒滋紛擾。仍無補於大局耳。記者曰。將軍之言。可謂深知全國人之心理矣。遂興辭而出。

二十一 吳佩孚含怒見湘使

武昌兵變。人民創痛實深。乃遣代表到湘。求總司令趙恆惕出師援鄂。趙亦以湘地枯瘠。欲伸勢力於鄰省。爲之意動。然以未得佩孚同意。未敢率爾從事。遂派一代表。到洛陽往晤佩孚。既相見。代表見佩孚面有怒色。默然無語。似早知己之來意。而深不以爲然者。不覺中心惶恐。結舌久之。既而不能耐。方直陳曰。趙公遣卑職前來者。蓋有商於將軍耳。將軍知最近鄂事乎。鄂自兵變後。人民急欲驅逐王占元。到我湘之效秦庭哭者。絡繹於道。趙公爲義憤所迫。意欲隨鄂民之後矣。所以遲遲未發者。以未得將軍同意耳。幸將軍予我一言。好歸見趙公也。佩孚聞言。仍不作一聲。但以嚴厲之目光。炯炯視代表。代表益悚懼。坐久之。佩孚終未出一言。不得已而辭出。以狀歸告恆惕。恆惕嘆曰。子玉其不以此舉爲善乎。時座中有某師長起立曰。總司令誤矣。夫吳公爲北政府任命之官吏。雖與我等同意。豈肯宣諸於言。而予人以口柄。彼之所以不作一聲者。正表示其默許耳。恆惕善之。遂出師攻鄂。數日間。連戰皆捷。而煊赫時一之王占元。遂抱頭竄去。不謂王去鄂之日。正佩孚來鄂之時。湘鄂之戰。一變而爲湘直之戰。昔日之好友。竟致兵戎相見。血戰兼旬。恆惕卒爲佩孚所敗。至此時。方知恆惕之逐王。佩孚未嘗同意也。蓋佩孚爲人爽直。最重信義。恆惕與王本訂有同盟約。恆惕攻王。雖持之有故。究屬背棄盟約。毫無信義。此佩孚之所以不取也。然當時之所以不加勸阻者。實因王占元罪大惡極。亦不得不逐之使走。故旣不以逐王爲善。又不以

留王爲得。左右爲難。祇可效寒蟬之噤口矣。

二十二 吳佩孚講和登兵艦

佩孚既盡驅湘軍於鄂省之外。復佔據湘之岳州。此時湘軍已成強弩之末。全失抵抗能力。脫佩孚麾其雄師。再進一步。不難一鼓而下長沙。豈知佩孚不但不進占寸土。且通電恆惕。要求講和。人以戰勝之將。向敗軍之將乞和。皆引爲奇聞。其實佩孚天良發現。不忍使老友窮無所歸也。當時恆惕接得電報。卽從長沙起程。來到岳州。議和地點。在江中一兵艦上。艦爲英人所有。蓋英人中立。且能負保護責也。佩孚與恆惕既在艦中見面。略一頷首。各不作聲。而憤憤之色。猶露於眉目間。蓋餘怒猶未息也。待久之。左右不能耐。陳辭曰。二將軍交深管鮑。人知之素也。今爲國事。致以兵戎相見。各有不得已之苦衷在焉。我知二將軍昔日之感情。固未嘗損失毫末。今日舊雨重逢。盍各傾肺腑而善其後乎。二人聞言。仍默然無語。而面上各露悽苦色。似有無限傷感者。左右曰。我等可退出。好讓二將軍暢所欲言也。遂同僚屬出。而局二人於一室中。此後二人之談話。乃非門外漢所得而知。然因二人之相見。湘直之戰乃已。

二十三 吳佩孚揮淚斬將士

湘未出兵之前。與川本訂有密約。一致攻鄂。其後。湘軍事前發動。川軍以行裝未齊。不及同時舉行。及湘

軍敗績。川軍爲顧全信義。由總司令劉湘遣兵入鄂。襲擊宜昌。當時勢甚猛烈。北軍死者纍纍。自行跳江而死者亦達千人。其窮蹙之狀。可以想見矣。時佩孚亦在岳州。聞報知宜昌危在旦夕。急選健兒萬人。星夜馳往戰地。親赴前敵。事前曾召部下將士而告之曰。我字典中。未嘗有怕之一字。所不怕者何。卽不怕難。不怕苦。不怕死。幸諸君亦保持此三不怕。則天下何事不可成。行矣。諸君其毋退縮。有退縮者。我縱欲恕之。其如我之佩刀不肯何。將士皆感動。歡呼不已。及戰。川軍奮鬥甚力。吳軍前鋒死者泰半。餘則逃竄而還。中有某軍官。早忘佩孚所言。前來晤見。報告當時逃回時之情狀。面有得色。佩孚熟視之曰。壯哉。君也。君殆腹下有三足。故逃得如此之快。惜乎君多生一足。將少去一頭。未免太不值得耳。軍官陡憶前言。不覺色變。卽跪地乞命。佩孚冷然曰。生殺之權。操之我刀。君求我刀可也。我有何用哉。旣而嘆曰。君爲我舊同學。何忍觀君之死。但令出如山。豈可違背。君逃回違軍令。我不殺君。亦違軍令。當此千鈞一髮之秋。豈可上下相違。君知個中利害。當能諒我矣。軍官哭。佩孚亦揮淚不止。適前敵危急。警報馳來。佩孚立命左右提軍官至陣前。斬首示衆。一軍盡驚。佩孚乃親行督戰。軍士無不拚命上前。勇悍絕倫。卒解宜昌之圍。逐川軍出鄂境。班師而還。

二十四 吳佩孚凱旋賦悼亡

佩孚既肅清全鄂。卽由宜昌凱旋回省。受兩湖巡閱使職。以規劃軍事。輕裝來漢。甫三日。其妻劉夫人。忽在保定謝世。噩耗傳來。僚屬以佩孚軍事倥傯。秘不與聞。越一星期。佩孚赴青年會。以座中皆少年英俊。不覺大樂。謂衆人曰。我歷來赴讌會。未有如今日之樂者。蓋以前讌會。座中不是官僚。卽是武夫。官僚一派宰相氣。武夫一派強盜氣。皆足以掃人清興。今日與諸君坐對一堂。覺得無限新氣象。充滿在我眼前。我因有所感矣。彼官僚可以代表過去時代。武夫可以代表現在時代。過去之專制。早已不合於今日之潮流。現在之軍閥。不以民意爲歸。其壽命恐亦不久。今日在座諸君。其代表未來之時代乎。未來之時代乎。其有無限之新氣象乎。諸君勉乎哉。諸君勉乎哉。言畢。把壺連飲數大觥。座中歡呼。民國萬歲。掌聲雷動。讌畢。返行署。猶含笑意。忽見案頭有電稿。則夫人去世噩耗也。蓋僚屬恐久不與聞。事後得知。必遭譴責。此時見其歡樂異常。故乘間使閱也。佩孚既閱。不覺悲從中來。放聲大哭。其僚屬多方慰藉。始稍抑悲哀。然已一變興高采烈之氣象。而爲蕭瑟慘淡之神情矣。有僚屬某君曰。吳公讌會時。以中國將來有希望。故大喜。一轉瞬間。忽又轉喜爲悲。此種預兆。見之于吳公身上。未可忽視。中國前途。還未可抱樂觀。恐必有一場亡國慘劇。見之于未來。惟吳公之所以喜者。喜少年耳。然則中國一線之希望。其在於少年乎。此種調論。未免迷信。然而細思之。頗有深意。故輒一記之。

二十五 吳佩孚正言拒西女

吳佩孚悼亡以後。一時願爲夫子妾者。實繁有徒。而佩孚抱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之概。殊未遑及此。詎有西國某女郎。平日最敬愛英雄。頗思得一而嫁之。而以佩孚爲當世英雄也。尤生景慕之意。至是。竟馳赴洛陽。上書佩孚。效毛遂之自薦。佩孚得書大笑。卽遣人正言謝之。西女始怏怏去。佩孚笑謂幕友曰。彼與我。遑論有習慣之不同。日後斷不能沆瀣一氣。卽言語亦彼此不通。閨房之內。重勞舌人。不其煩乎。

二十六 吳佩孚嚴詞斥佞臣

曹錕正位總統後。端居深宮。無所作爲。任其左右專權用事。而不加以制裁。一時朝野側目。有三奸之目。佩孚素嫉惡如仇。聞之大憤。卽致一電于曹。請誅三奸。弗再爲所矇蔽。曹以婉言爲覆。并曲爲此所謂三奸者開脫。佩孚亦無如之何焉。會三奸中有某者。忽奉曹命至佩孚許。佩孚待之殊慢。并謂老兄前在老帥許。當何差。何與余素未謀面。蓋某爲嬖幸之流。新貴顯未久也。聞言爲之面赤。佩孚若未睹。復續言曰。聞老帥側近有所謂三奸者。殊不理于人口。不知果爲何人。亦能見告否。余他日至京。當爲老帥手誅之。耳。言時。聲色俱厲。某第唯唯而已。及辭出。汗流浹背矣。

二十七 吳佩孚閒居談易理

佩孚故爲秀才。于書無所不讀。尤嗜讀易經。能得其奧。在洛陽時。軍政得暇。輒與幕友高談易理。娓娓不倦。聞者咸爲折倒。不特此也。又能就卦辭以占吉凶。輒多奇驗。某日。某幕友忽得父病之電。又一時未能卽歸。頗以爲憂。形之顏色。佩孚知之。卽曰。余當爲若問之易卦。一占吉凶耳。卦象旣成。驚曰。若其速歸。若父其不起矣。某幕友乃踉蹌歸。則其父果已去世矣。訃至。衆更驚爲神。惟當今春三四月間。羣訛傳孫文已死。佩孚亦嘗以易卦占之。決其說爲信。而孫文固不死。然則其卦殆亦有驗有不驗。或者其中另合作用歟。

二十八 吳佩孚臨戰作壯言

奉直旣將二次開戰。佩孚膺總司令之職。對於戰事。頗抱樂觀。嘗招各報記者至。而向之言曰。今茲足爲統一之梗者。惟張作霖耳。刻彼復興師動衆。狡焉思逞。實予我以剪除之機會。我誓必逐彼張氏出東三省。而放其子學良于海外。方始罷兵耳。且此次之戰。余固能操必勝之券。蓋前此直奉之役。彼兵多於我者數倍。我且一舉而克之。今我可得精兵三十萬。而彼雖號稱十八萬。恐十萬之衆。亦不可得。以三敵一。何患不克。復益之以器械之精良。將士之用命。勝敵必矣。諸君當預爲我賀。并爲統一前途賀也。言時。微笑。彌露得意之色。羣服其態度之壯焉。又臨戰前。佩孚復招各司令至。而勉勵之曰。今茲爲促成統一之

戰。諸君其各努力。他日者。奉事既定。而統一之局成。吾儕可以釋甲歸田。長爲共和國之良民矣。豈不美哉。各司令乃三呼民國萬歲而退。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英雄再出 吳佩孚（全一册）

【每部價洋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代售處

北京 烟台 衡州 徐州 綏遠

天津 武昌 重慶 廣州 邢台

奉天 漢口 南昌 汕頭 合肥

吉林 宜昌 蕪湖 寧波 安慶

太原 長沙 杭州 嘉興 福州

濟南 常德 溫州 蘭谿 保定

編輯者	無	聊	子
印刷者	共和	書	局
發行者	共和	書	局
印刷所	共和	書	局
發行所	共和	書	局

上海四馬路中和里

世界書局